

读者®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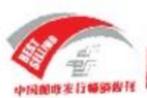
9 771673 327220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中国作协发行编辑社

CN 62-1190/Z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10

邮发代号: 28-221/十月上/总第252期

《读者》（原创版）

捕捉生活碎片
用有力度和情怀的文字
关注内心
拥抱世界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欢迎订阅

2023年

《读者》（原创版） 杂志

订阅季火热开启

订
阅
平
台

读
者
官
方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杂
志
订
阅
方
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2022

10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国庆节	2 初七
3 初八	4 初九	5 初十	6 十一	7 十二	8 寒露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	13 十八	14 十九	15 二十	16 廿一
17 廿二	18 廿三	19 廿四	20 廿五	21 廿六	22 廿七	23 霜降
24 廿九	25 初一	26 初二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30 初六
31 初七						

《读者》(原创版)和你
一起度过2022年的第十个
月

游船

黄色的游船切割烈日,明黄色的阴影里藏下青春的悸动。



图1 柴冬

Hello, 我是柴冬, 一个插画创作者, 稍微“社恐”, 养了两只可爱柴犬。喜欢用留白和大面积的色彩表达生活中的感受和情绪, 喜欢捕捉小的瞬间和氛围。很高兴介绍自己, 也谢谢你能喜欢我的作品。

产业
振兴

人才
振兴

文化
振兴

生态
振兴

组织
振兴

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持续弘扬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脱贫攻坚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假如我来写这个剧本

假如我来写这个剧本，我一定会从这句台词开场：“告诉他们，甘宇找到了，不用再找了。”

甘宇被救出后说的这句话，是最近我听到的最激励人心的一句话。

2022年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泸定湾东河沿岸山体发生滑坡，形成堰塞湖。堰塞湖下游有一处水电站，如果不及时泄洪，洪水有可能漫过大坝，冲毁下游村庄。在湾东水电站工作的甘宇和罗永，此时放弃了逃生——他们冲上10层楼高的大坝坝肩，拉闸泄



洪。两个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记的普通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了上百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我想，金庸笔下的萧峰为保平民安危挺身而出情景也不过如此了。我们崇拜大侠，不是因为他们神功盖世、名满天下，而是因为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

这件事情感人的要素太多，其中之一就是普通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拉闸泄洪后依然余震不断，罗永和甘宇在湾东水电站又坚守了一夜，第二天才逃生自救。

走了一天，甘宇走不动了，他让罗永继续前行求救，自己留在原地。罗永独自往前走，用拾到的打火

机点燃柴火，向空中发送求救信号。被困75小时以后，罗永等来了救援直升机。甘宇靠喝山水、吃野果等挨过了17天，被当地村民找到时，他瘦了40斤，见到老乡先大哭一场，说自己遇到好人了。

救他的村民叫倪太高。倪太高并不是搜救队成员，他只是听说了寻找甘宇的事，便带了些吃的自发上山去找人。这是个好人救了好人的故事，一个“侠路相逢”的故事。

在倪太高拍的视频里，甘宇吃了点东西，定定神，脱口而出的话是：“我

叫甘宇，告诉他们，甘宇找到了，不用再找了。”甘宇浑身打战，但语调平静，思路和表达都通顺。他在深山老林里，一个人苦熬了17天。他没有手机，和外界断联，但他好像很确定，外面一定有人在找他，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所以才会脱口而出：“告诉他们，甘宇找到了，不用再找了。”

我反反复复听这句话，越听越上瘾。它让我深深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喜悦和感动。

人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是不服，是超越极限。就像甘宇、罗永、倪太高。

他的信念没有被辜负。一个侠之大者的开头，停在了双向奔赴的童话结尾。◆ 文 | 李莎

读者原创版

2022年10月上 总第252期 本期10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创刊于2004年
国内邮发代号: 28-221

主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编 刘燕
责任编辑 刘燕
编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高原 崔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电话 (0931) 8773388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
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 duzheyc@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原
编辑 许国斌 蒋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 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袁枫 冯璐 李磊
电话传真 (0931) 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茹
电话 (0931) 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 4524528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 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刊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杂志
购买



官方微信



官方微店



官方京东



官方天猫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 除有注明, 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3.00元 惊喜价: 10.00元

目次

— 开卷

05 | 假如我来写这个剧本 李莎

— 特别报道

17 | 我唯一仰望的人 蛮像个小孩

20 | 小校长 时光听得见



— 人在旅途

10 | 考古父亲的遗址 七焱

24 | 在伊犁: 杂货铺姑娘手记 周玉红

29 | 小龙虾之味 枨不戒

50 | 东北老姨离经叛道的爱情 裴颖

56 | 哑巴画家 李濛

— 城南旧事

26 | 成绩最差的学习委员 曾颖

32 |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热闹

— 心的对话

62 | 夏日、雨水和广阔的凉爽 贾想



— 笔端流云

55 | 空瓶子(外两首) 孙君飞

64 | 归乡 安宁

68 | 坐忘书 李丹崖

— 无关风月

14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柴岚绮

66 | 分享笨拙是我的待客之道

陈思呈



— 百家杂谈

34 | 丢卒保车

高东生

58 | 米兰上班那些事

施越

— 专栏

36 漫绘敦煌 | 敦煌壁画里的“养生秘诀” 王琳 大冰砸

40 咖啡时光 | 抑郁的方喜悦 童铃

43 长安客 | 锤子轩 蟠桃叔

46 管理一生 | 从吓厨房到下厨房 林特特

48 四时佳兴 | 赖床 南在南方

72 独门秘籍 | 你从来拯救不了别人 叶倾城

文化瞭望

08 | 最话题

39 | 绘本

13 | 思想碎片

70 | 书房

38 | 笑场

71 | 光影流音

征稿启事

1.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3.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duszheyc@duszhe.cn

5.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声 明

1.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封面 \ 视觉中国 供图



或许只有你 知道的小知识

TOPIC



本月最佳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u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潘杏雯:喜欢晚霞——走在下班的路上,轻松惬意,抬头看到晚霞,总是忍不住感慨大自然的美好。今年夏天感受尤为强烈。夏天的晚霞格外漂亮吗?出于好奇探究了下,才发现不是错觉。空气对光线的散射作用产生晚霞,而高温下水汽多,云层厚,散射更加充分,晚霞也就更绚烂。所以,在受酷暑煎熬的同时,我们被回馈了美丽的晚霞,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吧。

祝辰:下雨天骑电动车右手刹闸,容易造成打滑摔跤。那天,当我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闺蜜面前时,她看着我满身狼狈的模样哈哈大笑,我埋怨她不厚道。她告诉我,刹车要用左手。右刹控制的是前轮,而动力装置一般安装在后轮上。当我用右手刹车时,后轮继续驱动被止住的前轮移动,雨天路滑,所以容易摔跤。学到了!

米楚:说一个省钱妙招,买丑一点儿的伞。读书时总是丢伞,直到我妈送了我一把丑得极有特色的碎花大红伞,才发生了改变。这把伞跟着我,辗转于超市、图书馆门口,但因为独特的颜值,一直没有被别人错拿。副作用大概就是朋友们十分信任我的眼光,比如买衣服犹豫不决的时候会来咨询我,然后立马排除掉我觉得好看的那件。

墨屿:小时候发现,洗澡时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图案,而身边的小伙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特异功能,并幻想来一段穿越时空的旅行。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解释这种现象是“光幻视”——是视网膜在受刺激瞬间所产生的光感觉,且有研究者试图利用光幻视为失明者创造视觉。穿越时空旅行的梦破碎了,但我很期待光幻视能够让盲人重见光明。

文小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星星的你”。我们身体里的微量元素,每天呼吸的氧原子,骨骼生长必需的钙,血液中含有的铁……



最话题

这些元素其实都产生于恒星的内部，它们随着宇宙爆炸散落星河，并最终进入生命体中。神奇的我，其实是来自宇宙的一粒星尘，是世上独一无二、最浪漫的存在。

万物寂静成谜：广为流传的《静夜思》其实是明朝人改动过的版本。明朝之前的版本是“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把“山”改为“明”字，确实比之前读起来更朗朗上口，也更容易理解。

麻瓜：偶然间发现，手臂上的毛发在阳光的照射下，看起来比平日少了很多。原来，由于人肉眼中的阳光是黄色的，毛发经照射后的颜色与之相近，因此达到了“隐形”的效果。同时，不同毛发在阳光下呈现的颜色不同，这与毛发的种类有关，例如有些人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呈棕色或者红色。毛发由蛋白质构成，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蛋白质的这一性质制造隐形斗篷。

李昂：读书期间，总是会不小心把墨水弄到衣服上，去不掉很糟心。有一次，我偶然看见邻班同学在用香蕉皮擦墨水。我有样学样，没想到真的很好用。后来学了生物才知道，香蕉皮里含有油脂，其主要成分是磷脂，磷脂具有亲水基团和疏水基团，和洗衣粉中的表面活性剂有异曲同工之妙。

咸鱼喵喵：每年开海，姥姥都会做鲅鱼饼子。姥姥烺饼子用的是玉米面，吃起来却香糯松软，与平时吃的玉米面饼子粗糙的口感完全不同。我问

姥姥，为啥我妈做的饼子没她做的好吃。姥姥神秘地说：“记住，以后做饼子的时候加点啤酒醒一醒，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就软和，不扎嗓子。你妈不爱吃，我没告诉她。”那一刻，有种得到姥姥“独家秘方”的优越感。💎

下期预告

对于他人的羡慕，可不只在不谙世事之时才有，我们甚至会听到楼下老奶奶幽幽地说：“你看看老张那身体，多好啊。”我们钦羡他人的优点，甚至向往对方的人生，可我们真的望而不得吗？2022年第11期最话题：你为何想成为Ta。2022年10月5日截稿。

久居城间，季节更替时自然景观致的变化我们或许感受不多，但餐厅上新、季节潮服、绿化带换色等独属于城市的春去秋来，若加留心，也定有十足的趣味。2022年第12期最话题：城市里的四季更迭。2022年11月5日截稿。

考古

父亲的遗址

文 | 七焱



我和采茶小姑娘谈鲜茶叶价格的时候，考古队的老师正带着6名学生从旁边经过。

“今年就这价，90元一斤，

多一分钱我都不会收购。”我的语气毋庸置疑。

小姑娘将塑料袋小心敞开，露出翠嫩的茶芽，这是她在茶园一天的采摘成果。

“你自己看嘛，这么鲜的独

芽叶子，是制仙毫茶的上等原料，100元已经很便宜了，我等着回家交钱才卖这价格的。”小姑娘也不依不饶。

我摆摆手，气定神闲地望着牧马河，不再跟她讨价还价。我

相信,90元她肯定会出手。

考古队里一个女大学生多嘴,看了我一眼,说:“老板,小女孩采茶不容易,10块钱的差价就别从人家身上抠了。”

其他几个学生也跟着帮腔,我面子上抹不过,只得大度地说:“行,100就100,要不是看茶叶不错,我才不给这么高的价呢。”

付过钱,拎着那袋鲜叶往回走,我心里不太舒服,倒不是为多掏了10元钱,而是因为最近做什么事都不顺。

穿过竹林,再上一截短坡,就到了自家院坝,将鲜叶倒进竹篾晾开后,天色已昏黄。我坐在窗下的台阶上发呆,平整的水泥院坝边沿有一块不规则的凹坑,就像我此时的心情。

入夜,鲜叶晾得差不多了,我也懒得端进屋烘。

老家西乡出好茶叶,但名气比不上南方名茶。我这次放弃西安的工作回来,就是想继承父亲的衣钵,制出口感纯正的“午子仙毫”。加上本地助农政策的扶持,我信心倍增,大有不干出一番事业不罢休的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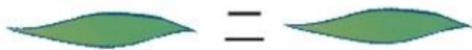
可第一步还没走完,这满腔的豪情就被消磨殆尽了。

制茶是个需要丰富经验的技术活儿,晾晒的时间、揉制的力度、火候……不经过长期反复摸索,稍错一步,制出来的茶叶

味道就会不对劲。因此,各家茶园的制茶师都是一把年纪的老师傅。我上个月回来,专门跟着一位口碑很好的制茶老师傅学制茶,钻在茶厂里没日没夜地学了半个月。离开时我还非常得意,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我这么能吃苦的了,能不成功吗?

但等我回家独自操作时,常常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地制出一锅茶,色泽和口感全是下品。平时收来鲜叶已临近傍晚,为了保证品质,必须连夜炒制,不得耽搁,这就要求制茶人吃苦耐劳。我坚持了两个晚上,累得浑身瘫软,一不留神又炒糊了半锅茶。

我心里直打退堂鼓,怀疑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但怕母亲和别人笑话,这几天我只能强打起精神,硬撑着收点鲜叶,懒懒散散地炒两锅茶,炒得一塌糊涂。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停在夜空,我不由得怀念起父亲。父亲当年是远近闻名的能人,什么都会干,尤其是制茶。少了他那样能制得一手好茶的年轻人,老师傅们都连声称赞父亲制出的茶叶“难得”。

不忙的时候,父亲就背着我下到牧马河去捉鱼、摸螃蟹。那时,我已经上小学,用不着父亲背了,但他说下水危险,执意让我趴在他光溜溜的脊背上,我就扶

着他的脑袋,看他悄悄在水中寻觅,瞅准一条鱼儿后,出手快如闪电,一把逮上来,我们父子俩就抓着乱扑腾的鱼儿在河水中欢快地大笑。

我10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时常坐在院坝的台阶上,愣愣望着牧马河,回忆父亲在世时的一点一滴。

如果父亲还在该多好呀,他会陪着我一起在茶香漫溢的屋子里炒茶,会传授我每一个环节的诀窍,会在我深夜累了时炖一碗鲜美的鱼汤……

又一夜在我幽远的思绪中过去了。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床,一出门,就看见考古队的师生下河去玩水了。

距离我家一里路就是著名的“李家村遗址”,后来被认定为距今7000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经常有各地学者过来考察,同时被这里旖旎的风光吸引,考古间隙游山玩水,下牧马河玩水是他们的爱好之一。

牧马河看起来逶迤秀丽,某些河段却暗藏危险,暗滩、激流一旦碰上,极易发生危险。我走下短坡,穿过竹林,朝河岸喊:

“回来!不要命啦!”几个学生循声回望,看见我在招手,就上了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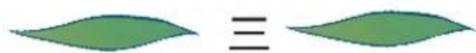
带队老师是个中年大叔,倒挺和蔼,跟我道歉说,是他安全

意识不足，看到河水清澈就只顾着玩了，幸亏我及时制止。他又问我：“看你也就20来岁，做什么工作？”

我应付着回答：“因地制宜，做点茶产业。”

老师来了兴趣，说难怪昨天下午见我在收购鲜叶，又想跟我回院坝坐下来好好聊聊，让我讲讲年轻人怎么回乡创业，他回学校后好讲给学生听。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有啥可传授的？但我还是客气地带他们回了院坝，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大家围在院坝中央闲聊。



刚落座，老师就注意到院坝边沿那处不规则的凹坑，后面聊天时又多看了几眼，终于忍不住问我：“水泥地面凹下去那块是怎么回事？”

我说：“不知道，当年刚修院坝时，水泥还没晾干，不知什么物体落在上面就成那样了，这么多年也没修平整。”

老师带着学生过去，蹲在凹坑旁边，指着说：“看，你们刚学过田野考古，从这个浅坑边缘能看出什么？”

刚开始学生都疑惑不语，在老师的不断提示下，一个男生忽然说：“这里是人体的肘部，这里是臀部。”

“对，这是一处人体倒下的压模。”老师总结完，几个学生又仔细看，纷纷点头表示明白，我站在他们身后，感觉四肢慢慢冰凉。

回座后，见我心神不宁，考古队的师生也没久留，喝了两口茶就告辞了。我赶去新屋找到母亲，问她水泥院坝边缘的凹坑是怎么留下的。

其实我差不多已经猜出来了。父亲离世前我家正在修院坝，他走的时候，院坝里的水泥还没晾干。这些年，每次我提出要把那块凹坑填平的时候，母亲都神情忧郁地反对，当时我还以为母亲是怕麻烦，现在一联想，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

母亲坦白，那片凹坑是父亲留下的。

当年，父亲为给家里多挣点钱，顾不上休息，白天去山上的茶园采茶，晚上整夜不休地炒制出来，炒茶间隙还把土坝院子修成了水泥地面。

他太累了，一天凌晨炒完茶出屋后，一头栽倒在刚修的水泥院坝上。

那些天所有人都忙着送别父亲，等家里恢复平静时，父亲在院坝水泥上留下的凹坑已经凝

固。母亲同样对父亲怀着深深的眷恋，后来她常常对着这处凹坑倾诉或者流泪。但她从未忍心告诉我，怕我伤心。

我坐在凹坑边，抚摸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再次触摸到父亲粗壮的臂腕，坚实的腰背。

我对着凹坑跟父亲讲这些年上高中、读大学、在外打工的经历，讲现在回来遇到的困难和迷茫，一直讲到深夜。我希望父亲给我回答。抬起头，夜空星辰闪烁，仿佛父亲在对我眨眼；低头，竹林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父亲温柔的语调。

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最终我放声痛哭，也正是在这肆意的宣泄中，我突然看到了答案。

父亲所有的辛劳都是因为爱我和母亲，他不分昼夜地采茶、制茶、修葺院坝，就是为了给我们更舒适的生活。而母亲，这些年隐忍而平静，从不跟我提起父亲，也是因为爱我，怕我忧思伤身。

跟父亲最好的重逢，就是继承他的爱。我不会再从小姑娘那里抠10元钱的差价，不会再对远道而来的考古游客冷言以对，也不会再动辄向母亲抱怨……我相信，爱是生活的动力，能让我克服遇到的一切困难。

我终将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

图 | 闫雪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思想 碎片

REMARKS



男孩原来一样可以哭，女孩大可不必做公主；电子游戏既不是天使，也并非恶魔；父母从孩子身上学到的，可能比父母教给孩子的多得多；正如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小孩：这趟艰难而又幸福的旅程，哪里需要那么多“非此不可”“都是为了你好”？真正重要的，或许只是不断更新的爱的库藏。

——北大学者胡泳致孩子们

成长就是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爬出来了叫成长。

——罗振宇

顶峰的爱情是自足的爱情。当你没有爱情的时候，你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的晚上不会孤独，你有自己的爱好，你有自己的兴趣，你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价值支点，有自己足够形成一个圆的人生。这个时候，爱情不是一个拼图碰到另一个拼图，而是一个圆碰到另一个圆。你是自足的人生，他也是自足的人生，你靠近他不是因为你需要他，只是因为他吸引你。当你的人生已经完全不需要爱情的时候，你就需要一段爱情。

——武汉大学教师陈铭

户外运动就像一切的黏合剂，把人们对于山野自然的好奇和向往，以及人与人的交流需求黏合在一块，演变成为时下年轻人中最风靡的交际方式。

——飞盘、露营、桨板、徒步等一系列新型户外运动于2022年夏天异军突起

一个人要是能有一些沉浸其中的爱好，就不会把精力都放在为世界操心上面，也没有时间与人缠

斗，还能自得其乐，免于走向精神崩溃。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人生建议的话，我有一条：培养一些个人爱好吧，除了快乐，这也能让人变得更纯粹，更能应对外部的风云，也许还能救人一命。

——@严锋

所谓高情商，是了解自己的情感，能管理情绪，能从悲伤和不幸中重新振作。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一个是主动的平淡，内涵丰富；一个是被动的平庸，内在匮乏。

——平淡生活与平庸生活的区别

爱情奔现师、社交软件“人设”设计师、尴尬场合代理人、居家办公督导员。

——网友总结的未来热门职业

我不会轻易原谅对我有过伤害的那些人，但我现在学会的一点是不让自己长久地沉溺在对对方的怨恨之中。风从我身上吹过，我不回头看风，我继续往前走。

——@蹇损他淡淡春山

成年人的交往方式，只有筛选，而非改变。不管是朋友、恋人还是父母，都不要抱着改变对方的想法交往。因为改变需要“强烈的个人意愿+不断觉察+长期努力”，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走。如果别人因你而改变，可能对他而言是为了你做出牺牲。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

——《被讨厌的勇气》

池子 | 辑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文 | 柴岚绮

傍晚，从地铁站出来，看到身穿T恤和短裤散步的中年男子正在人行道上举起手机对着西边的天空。我走到他的位置——他已向前走了，也抬头去看他刚刚拍的地方，有几朵绯红的流云。每天的云朵也许大同小异，并不特别让人惊艳，但那为着云彩凝视和驻足的瞬间，却是平常生活里深藏的诗意。

—

附近有一间全透明的小咖啡馆，我心里给它起了个名字，玻璃房咖啡，它每天晚上8点打烊。那天晚上我回家迟了，吃过饭没洗碗就赶紧跑去，到的时候，离咖啡馆关门还差5分钟，于是我成了小店当天最后一名顾客。年轻的女老板做好当天最后一杯拿铁递给我，我端着到外面的露天小广场去喝。她一边给玻璃房锁门一边解释：“今天来不及了，下次请你喝我老家的黄金茶，做咖啡只是我的爱好，我女儿还小，所以我要早点回家！”夜色里，我们挥手道别，有一种认识很久的错觉。她奔跑向这城市里的另一扇门，而自家孩子已长大的我端着咖啡坐在这里，慢悠悠看附近小孩骑着滑板车，结群呼啸而过。



二

街心公园有一棵很大的树，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许愿树”，挂满了绿丝带，每一根丝带上都印着字，有的写着“平安幸福”，有的写着“健康快乐”。每到傍晚，打着“臭豆腐”“腊汁肉夹馍”“土豆炒鱿鱼”等招牌的小推车就会亮起灯光，排队守候在这街道一侧。有时还有直播唱歌的女孩，一个人忙碌着架好手机。有一位穿橘色衣服的环卫老师傅，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会坐在挂满绿丝带的许愿树下，默默看着周遭的一切，他的身后，写着“平安幸福”的绿丝带被风缓缓吹动。这平凡的夜晚，这默契守着各自位置的平凡人们，这凡俗的一切，我愿每天都是如此。

三

丈夫发现一条下班回家“车比较少”的路，走了几天以后又发现，每次经过拐弯的路口，都会遇见一对老头、老太太在路边一边走一边锻炼。他们总是做着一样的动作，有时其中一个会快半拍，但总体保持着可爱的默契。于是每天下班，只要走到那里，我们就会习惯性地寻找。“老头、老太太呢？”“今天小雨，还会出来吗？”每每看到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但有两个月，一直没看到他们，每次拐弯，我和丈夫都会一起用目光搜寻，每次都带着失望。“为什么呢？”“不会吧……”“不会的，也许有一个住院了？”“也许他们搬家了。”

昨天晚上，又走到那个路口，一直留心路边行人的丈夫再次喊道：“看，是他们！”我摇下车窗，赶紧拿手机记录下他们正做着一样动作的远去的模糊背影。

所谓的心安，大概就是在每一个寻常的暮色时分，看到固定出没的陌生人。落日尚有余晖，路灯缓缓亮了，心里有个声音说：“愿你们一切都好啊！”也愿我们这被俗世包裹渐深的心，总还能为那些不相干的人和事，留一点牵挂。

四

那天发现小区门口新开了家面包店——彼时还不是店，年轻的男孩女孩只是在居民楼上租了间房作为工作坊，小姑娘买了一辆手推车，把做好的面包从楼上拿下来，站在路边售卖。那天很冷，经过她的“面包车”，路灯就像舞台的聚光灯，在那团晕黄里，她穿着厚而宽大的男式羽绒服，戴着毛线帽和毛线手套，捂着脸，眼里闪着盈盈的光。她让我加她的微信，说每天面包出炉后都会即时发布，可以预订。

如今，门口水果店旁的小门面终于被他们租下来了，再不用露天卖面包了。开业期间买二赠一，每次买两个面包，她都会提醒我别忘了再选一个。我在微信里订面包，她又要送我一个亚克力的小花瓶。去拿面包时，她把花瓶郑重交给我：“你从我窗台边的这捧花里选两朵回家，正好插在花瓶里。”

看卖面包的小姑娘发的朋友圈消息，知道她今年24岁，但学做面包已有10年了；她男朋友常常在做面包的间隙偷跑出去给她买麻辣烫，把做面包用的瓶装酸奶留一口给她喝。在朋友圈发面包广告的同时，她也记录着这些细碎的日常。

我也帮不了什么，就通常在微信里预订几个面包，拿回家以后努力拍一张好看的图给她，然后看她说：“啊，我又可以发朋友圈了！”

引路人

一个人，如何成为今日的自己？

基因打造粗胚，原生家庭塑形，成长经历进行细致打磨，于是，“我”方为我。

在此过程中，引路人的出现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像风清扬之于令狐冲，佟湘玉之于郭芙蓉——或传道授业、指点迷津，或提供情绪价值、抚慰心灵，或引领成长、带你看世界之大。

他可能是你想成为的人，或是你信任的人、能指点你走出迷茫的人，毋庸置疑，他对你的人生有指导意义。

有时候，引路人为你打上一生的底色；有时候，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指引你找到内心的声音，迈出关键一步。

本期特别报道，我们聆听两个引路人的故事，也是成长的故事。作者“蛮像个孩子”说，在导师吴老那里，“任何疑惑都能收到解答，任何决定都会得到支持，任何悲伤都能被安抚”；而在作者“时光听得见”看来，她从乡村女童到博士生在读的每一步，都有“小校长”的身影。

引路人带你上路、领你成长，他也在你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期待，看到了世界更多的可能。

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实现了成长，而爱与善、理性与感情、宽容与原则，也在代际中实现传递。



文二歪像个小孩

我唯一的仰望的人



我是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便报忧，也只愿叨扰特定的两三人。然而父母并不在这两三人中，他们因我“不走常规”已经够烦了。被我叨扰的都是10年以上的好友，知根知底，只消简明扼要地叙述烦心事，她们的回应便精准得好似箭入红心。不过毕竟是同龄人，大家容易陷入同样的困境，我感到手足无措的事，她们往往也摸不到钥匙孔。还是需要一个引路人。

我的引路人是我的导师吴老。

去年突遭分手，挂掉电话立马打车去吴老家；今年年初母亲确诊肺癌，我缩在医院的角落里，第一时间只想联系吴老，感觉听见她的声音便有了面对无常的勇气。回过头看，那段时间当真算是我的“至暗时刻”，我头一次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拼

死从一片浑水中抬起头，喘息不过几秒，又被汹涌的浪头打翻。若不是吴老伸手来拉，我大概会在无常和不愿接受无常的纠结痛苦中窒息。

还记得我瘫坐在吴老家的沙发上呜咽，明明情绪已经崩溃，却还咬紧牙关不出声。她叹了口气，从背后按住我的肩，轻轻说：“乖，大声哭出来，不用憋。”于是号啕大哭，孩童似的哭到抽搐，语不成句，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啊”。吴老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也不知道，有很多种可能，但重点在于……事情已经发生了。”又一轮号哭。

吴老就是这么个人，明知道说什么话会让对方暂时好受些，但她不说，尤其对待亲近的人，她会用最温柔的语气讲出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害怕面对她的原因。我们习惯自欺，即便谎言的幕布上已爬满虱子，也不愿揭开它看见幕后的真相。



大一的公共课，吴老剪着寸头，一身妥帖的旗袍，气质卓然，一进教室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与很多大学老师不同，吴老上课像讲故事，音调抑扬顿挫，话语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点亮了十八九岁的我们迷茫的眼睛。我

暗自下决心要做她的研究生。大三时和同伴去向她表达这个意愿，畏畏缩缩地做完自我介绍，吴老只说了一句：“嗯，到时再说吧。”当时热情就被浇灭一半。半年后，我执拗地在导师志愿表上写下她的名字，由此真正进入“吴门”。

毕业前，吴老才告诉我，那次她是故意的，一是考验我们是否真心，二是静待缘分的安排。她不轻易承诺什么，对于这点，后来我也依葫芦画瓢，学得有模有样。

做吴老的学生很“轻松”，不必做无意义的项目，学术时间由自己支配。“做你们真正想做的事。”研一一开学，吴老就为她的研究生定下三年的基调，“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什么都试试，试了再说。”于是，旅行、摄影、当交换生、恋爱、失恋……我尽情品尝着自由的味道，像只初次上天的风筝，在乱流中肆意冲撞。吴老握着线盘，在每一回我快彻底放飞的时候拉拉线，我便知道该收敛一下“野”心，朝地面的方向回来几寸，不至于迷失在乱流中。

一次，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和朋友的聊天截图，对方讲了两句脏话。深夜12点，吴老发微信给我，语气极为严厉，甚至用上了感叹号：“看微信朋友圈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品位、格调，那

些脏话虽不是你说的，但你发出来便让你的格调低到下面去了，删掉！”我羞愧难当，在床上辗转反侧至半夜。第二天，吴老又布置了一篇论文给我。我知道，她是见我在外做交换生玩得太野，要给我躁动的心降温。那是整个研究生阶段，她唯一一次给我布置硬性任务。

另一次是在更早以前。研一时的我深陷与父母的“失联焦虑”。父母乘机旅游，我掐着点儿算他们的落地时间，超过半小时联系不上父母便急得发狂，肚子疼到额头汗水直冒。某节课结束后，我掏出手机，发现父母没有回我信息，情绪瞬间跌入低谷，嘴唇发白，坐立难安，揪着吴老一通疯狂“泄郁”。她坐在对面静静听完我毫无来由的恐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末了，温柔地安抚我说：“你父母应该只是在忙，没看手机，放心，等等就能联系上。你焦虑的本质是害怕失去，害怕失去他们的爱。但是，我们要开始学着接受失去，人终究会长大，会失去……告诉你个秘密，我们的大脑会向宇宙发射能量，你拼命想什么，宇宙就反馈给你什么，所以别想坏事。即便——我是说即便——坏事发生了，也不要害怕。”

吴老第一次摸了我的头：“我们都在你身边，我们爱你。”

听见这句话，我的眼眶瞬间温热起来，既因吴老的温柔抚平了我的焦虑，也为头一次有人向我直白地表达爱，更何况还是我的长辈，我的导师。

在这之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身边人都习惯把情感藏起来，尤其是想念和爱，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吴老让我明白，爱意的表达不需要特别的事件和时间点，“我爱你”和“我饿了”并无区别，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我大受鼓舞，不久后便迈出了表达爱的第一步，我在微信上给父亲发了“我爱你”三个字，那是24年来的第一次。



吴老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小到为人处世，大到重要抉择，她的建议和鼓励是我勇气的来源。

我一个人独自搭飞机去台湾，被恐飞的焦虑感裹挟到快要窒息，吴老发语音安慰：“为师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时也如你这样有些慌张。那次我很开心、很平安，你也会的。”

毕业前我争取到一个摄影相关的工作机会，因为是初创公司，工资不高，发展前景不明朗，父母和朋友都十分反对，只有吴老在听了我的分析和感受后鼓励道：“这是你喜欢的事，喜欢就去做。你没法儿做不喜欢的

事。”

在公司遭遇不公平对待，吴老没有像别人那样宣扬“社会就是这样，你得忍”的价值观，而是严肃地说：“这是人格侮辱，你要想办法尽快脱离，保护好自己。”

从决定辞职到开始创业，吴老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包括言语鼓励、专业建议、物质支持（她下了很多单）。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被众多的质疑和担忧压倒了。

任何疑惑都能收到解答，任何决定都会得到支持，任何悲伤都能被安抚，之于我，吴老就是这样的存在。她永远平和、智慧——虽然接下来这个比喻真的很土，但我还是要说——吴老像一棵树，永恒地立在风中，每当我被灼烧得疼痛难安，便跑到树下讨要一阵短暂的清凉，然后又能鼓起勇气，再次出发。

我不是“树荫”下唯一的小孩儿，事实上，大部分师兄师姐即便在离开学校多年后，面临重大抉择和困惑时，还会回到吴老身边，征求她的意见；除此之外，来自校外培训、亲友介绍，甚至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也都深深被吴老吸引，自发地接近、跟随，有人甚至到了“纠缠”的程度。面对这一切，吴老总是平和地接纳。她坐在书桌一隅，聚精会神地煮水泡茶，袅袅的水雾中，吴



老眼神安然，无论听到什么，嘴角都带着笑意。三杯茶下肚，来人的情绪便平息大半，身体放松地沉入沙发，这时，吴老才开口讲话，声音温柔而冷静，并且总会控制在五句之内——寥寥数语，就会呈现那理性却可恶的、让人难以接受却必须接受的现实。

四

但就是这么个情绪永远稳定、永远在引导他人的吴老，也会在学生面前掉眼泪。

毕业前最后一次读书会，我和同门女生分别做了求职的分享，获得了在座所有老师的称赞。要知道，三年前第一次做读书会，我们被批得一无是处，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消除心理阴影。

这次，吴老是最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旁，动情地说：“我的两位学生在分享时，有无数个瞬间我都感动到想流泪，我一边听一边拍照，就想记住这一刻……”话没说完，吴老真的落泪了。

她一哭，我和同门也将头埋在课桌上呜咽，不敢和吴老对视。

吴老停顿了几秒，待情绪稍微稳定，继续哽咽着说：“她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在台湾、在北京，但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是最省心的两个孩子……”

最后，吴老说：“我年纪大了，感觉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她们还那么年轻，和世界那么近，我通过她们又和世界

建立起了联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很开心。”

至此，我和同门的泪水彻底决堤。

读书会结束后，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亲密地送吴老离开学校，而是默契地拉开距离，以缓解情绪起伏后的尴尬。现在想来是有些后悔的：我想要走上前给吴老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即便是现在的我，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拥抱她。她是我唯一仰望的人。

5年前，我不敢轻易下笔写吴老，她太好了，好到我怕自己写不出来；我也不认为和她刚相处一年的自己能写出真正的她。

如今，我终于敢提笔为她写下第一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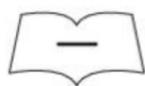
小校长

文 | 时光听得见

收到“金色助学金”申请成功的邮件那天，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杨的电话，毕竟他比我还期待这个结果。如果不是他，这项助学金应该是与我无关的。接到电话的老杨却仿佛早有预感：

“就说没问题的，只要你肯做，肯定能成。这回也算给村里办了点事儿，好些孩子都还记得你呢。”

老杨是村里小学的校长，中师毕业后就分配到村小工作，一直干到今天。我踏进村小至今已有20余年，他见证我从无知幼童成长为“奔三”青年，而我见证他从“瘦高竹竿”变成清瘦老人——老杨年近60，却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村里的人都说：“瘦了杨校长，肥了咱村小。”



我入学那年，老杨还是小学校，真是可惜啊；还有人说，怎么别人中师毕业都去了好单位……总之，没几句好话。早慧如我，心中早就对他做了预判——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家伙。



恰好，我也是个不受人待见的小孩。四肢不协调的我难以加入班里女同学的跳绳游戏，不甚好动的性格又不爱混入男同学的“木头人”战局，久而久之，大

家都不带我玩了。那时，村小并没有图书角，而我也没有课外书可看，只能总是赖在座位上翻来覆去地看课本。也许因为低年级的功课简单，考试成绩便好得出奇，双百分是常有的事。

然而好成绩带来的并非好人缘，班里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百分书呆”。一开始，我还会气急败坏地反驳：“我不呆！你才呆！”或许是我恼羞成怒的模样与日常的内向寡言反差过大，好事的同学见状更是来劲。如是几次，我愈发沉默，总是窝在自己的座位里，把头埋得低低的。

不知何时起，小杨注意到了我的不合群。某天的体育课，我照旧没有离开座位，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窝着看从高年级堂哥那里讨来的旧语文课本。“怎么不出去上体育课？”小杨老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惊得一哆嗦，下意识地把那本旧书塞进桌肚，以沉默作答。

“藏什么？能不能给老师看一下？”小杨平和的语气驱散了我的紧张，我怯怯地抽出书本交到他手上。看到是被翻得有些卷边的四年级语文课本，他笑道：“这么好看吗？”出乎意料，他没有责怪我，这使得我如获大赦般连忙点点头，又摇摇头——语文课本的故事是有趣的，可看多了也会腻，但也没办法，毕竟

没有别的书可看了。

小杨像是识破了我的心思，说：“以后给你带些更好看的书。有不认识的字查字典，问我也行。哦，看完得写读后感，字数随你。”

此后，我的桌肚里隔三岔五就会有小杨“投放”的课外读物。他像是算好了一般，总在我看完一本后取走旧的，送来新的。而我也乖乖地把写好的读后感夹在看完的书里，他则会在下一次的书里附上批改后的版本。这成了我俩秘而不宣的约定。

三年级时，我的父母决定进城务工，并且计划带我和弟弟进城借读。不过，关于我俩的学校安排略有不同。我被安排到一所民办寄宿小学就读，父母为弟弟交了一笔借读费，让他到一所离父母工作地点较近的老牌公办小学走读。

得知此事的我十分失落，一方面是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另一方面是敏感地觉得父母更关照弟弟。那段时间，我毫无看书的心思，每天托着腮神游，小小的人儿为如何改变这个自己不想接受的安排而苦恼。班里的同学开玩笑：“百分书呆子要升级成万分书呆子喽！”而我毫无回应的心情。

小杨察觉了我的异常，在体育课时找了过来。我像抓住救命

稻草般大倒苦水，说着就抽泣起来。小杨听后还是那副平和的模样，让我把眼泪擦擦，看我止住了哭，他才问：“你还喜欢看书写书吗？”虽然不理解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困境有何关系，我还是点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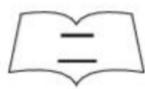
“你要转去的新学校有自己的图书阅览室，藏书有几千本，你读到小学毕业都看不完。”我眼前一亮。他接着说：

“喏，这样想，转学不是坏事，反正我这儿的书也没太多适合你看的了，去了多读书，以后才能读更好的书。”

小杨的话有些绕口，我似懂非懂。他知道，我过不去被差别对待的坎儿，于是便耐心地和我分析，父母的安排并非完全因为偏心，弟弟年纪更小，体弱多病，的确需要人照顾，何况市里的民办学校不接收一年级的住校生。最后，小杨说：“转学了，读后感也少不了，就一学期交一次吧。”

心结被打开，我眉舒目展。

现在想来，扎根于我心底的“读书走出去”的想法，最早就来自小杨；他还是我性别平等意识的启蒙者。



进城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像我这样随父母进城读书早已不是稀罕事儿。我逐渐适应了

住校生活，每周搭乘城郊小巴士往返，每月回一趟村小上交读后感。

小杨比以前更忙碌了，学生们那时都叫他“杨校长”。尽管如此，他在读后感上的批注却从未敷衍，甚至更加翔实细致。也许正是因此，转学后，我的语文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某个周末，我在回家的小巴士上听到周围的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撤点并校”，说是要把那些学生少、条件差的学校合并到一起，开一个中心学校，做大做强。

我心下一紧。下车后，村口大榕树底下，大家也在聊这个话题。

“这小杨熬了好些年总算做了个小校长，怎么搞得村小要关门大吉啦？”七叔公阴阳怪气，他一向对小杨不认可。阿华伯忧心忡忡：“那我们村的娃上哪儿读书啊？都要到镇上？”

“遭罪噢，谁得空天天接送？走路得走上一个小时吧？”梅姨叉着腰，“唉，我是不放心我家乖崽自己去上学，看来是我要遭罪了。”

江伯摆摆手：“你们眼皮子浅了，小学校、破学校还是并了好。看看我们这村小，教室旧，桌椅破，人家镇小建得好，娃娃们去了才学得好。好水养好鱼，这个道理都不懂！”村民们你一

言我一语好不热闹。而我越听越着急，小杨不会就此丢了饭碗吧？

第二天，我照例给小杨交上读后感，却磨磨蹭蹭地赖着不走。终于还是硬着头皮问他学校撤并的事情。小杨笑了。他说改革是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更好的发展。在这样的计划之下，我们村小的确很可能被合并。

“所以意思就是，你真的要丢饭碗了吗？”我关心的重点和他显然有所偏离。小杨难得皱起眉头：“那倒不会，我换个地方上课就是了，但村小被合并，孩子们到镇上读书，总归是不那么方便的。”小杨觉得，文件上说，规模小、生源少、条件差、质量低的“麻雀学校”会被整合，只要村小不属于这类学校，那就没有被合并的理由。他这个校长决定做点什么。

“能做什么呢？很难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称他为“小校长”的声音，还有村民们的闲言碎语。我明白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他说：“难也得试试。上坡路，总归是不好走的。”

时间就在我每周一次的城乡往返中过去，离我初中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段日子里，小杨校长成了村里最大的谈资。

听说，他联系上一个爱心基金会（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村里人并不理解何为“基金会”，但大家都知道，从此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吃上新鲜热乎的饭菜了。孩子们再也不用为午饭发愁，因为村小里有营养均衡的“免费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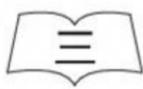
听说，他东奔西走，从省上争取到了世界银行针对农村学校的帮扶贷款。几乎没有村民明白世界银行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知道他弄来了钱，村小开始改建，原来的破窗烂门都换了，一些教室里还装上了多媒体设备。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叽叽喳喳地和家人分享当天的“屏幕”见闻。

听说，他回到自己的母校谈了什么合作，村小现在是那所师范学校——现在已是师范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时不时会有年轻大学生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孩子们因为“大哥哥”“大姐姐”的到来而欢欣雀跃。

听说，教育局说这所小学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容易……

最终，村小并未被合并，反倒成为市教育布局调整后的长期保留学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叔伯姨婶们谈起他，都改口叫老杨了。每当人们聊起学校，七叔公总爱用他一贯的语气总结道：“小校长不好做啊！”



也是那一年，我参加中考，成绩蛮好，但又不算太好。我面临的选择是市里的普通高中，或者选县里、镇上的重点高中。父母很开心，县重点高中已经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选择，离家又近。

我失望异常，仿佛一辆好不容易攀升到顶点的过山车，可下一步是飞驰冲下高坡。忙于讨生活的父母自然没有察觉我的异样，老杨却主动找上我，说要带我熟悉一下县里重点高中的环境。

“别老多管闲事，你那学校还不够你忙的吗？”叛逆期发酵了内心的失落和沮丧，我第一次冲他嚷嚷，“不去！看看看，能有什么好看的！”

“眼光高了是吧？这就看不上家门口的学校了？”老杨质问的音调高了八度，“这么有本事，怎么考不上市重点？”

我的情绪渐渐缓了下来。

“走，上车，去看看学校！”

可能是上了年纪，老杨比以前话多了。途中，他讲起几年前我担心他丢饭碗的事，说他那时候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觉得村小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做校长做得心慌，担心真像村民们说的那样，学校要在他手底下关门大吉。那天他和我说的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给自己鼓鼓劲

的，毕竟走着累的路总不会是下坡路，觉得难就对了，难就是在爬坡。

我恍然明白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良苦用心。于我而言，回来念书也是一段难走的上



坡路罢了。

走过高考的小山坡，我如愿考上了大学。再后来，老杨找我给村小的孩子们做了个讲座，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给孩子们做个榜样。我拗不过他，便答应了下来。那时的我早已明白“寒窗苦读”的漫长与不易，望着讲台下孩子们亮晶晶的双眼，只想把自己的一切讲给他们听。

我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毕业的关口。父母本以为我总算要过上他们期待的“白领生活”，我却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父母虽不支持我的选择，但见我决心已定，也不再反对。可得不到家人的认同，我反倒动摇了。

这回，仍是老杨开导我——理解父母的“不理解”，但还是要坚定自己的选择。就像当年村民们不理解窝在村小的他，笑话他是“小校长”，他都知道，也都理解，但依旧坚持自己认为对的选择，反正是对是错，自己担着。

带着老杨的希冀，我继续踏上求学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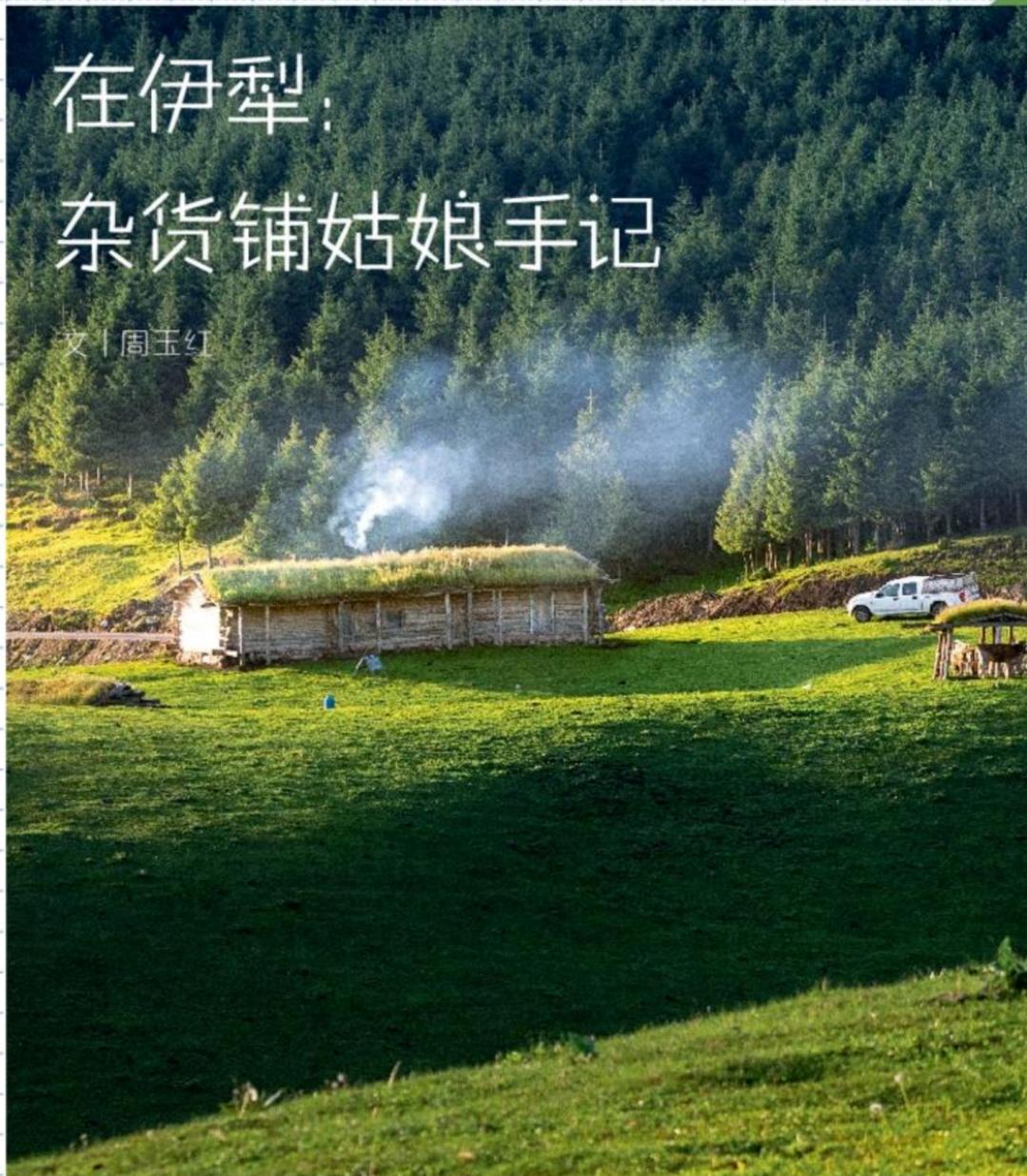
如今，我所就读的高校实施“金色助学基金”项目，申请成功者可用部分资金结对帮扶自己家乡需要资助的学生，并为其提供学业等方面的帮助。项目申请程序烦琐，我一度萌生退意。得知此事，老杨絮絮叨叨地和我讲解“资助、资志、资智”的意义，不厌其烦地协助我办理对接程序。最后，我成功申请到“金色助学基金”，结对帮扶村里有需要的孩子。

给老杨打电话报信，我称赞他为村小做了太多，他却自嘲说自己只是“小校长”，只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以后还得看我这样的年轻人。听筒里传来老杨和蔼的笑声，我开始明白，求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摆脱家乡的贫困”。

为师则为范，于我而言，老杨是最好的注解。💎

在伊犁： 杂货铺姑娘手记

文 | 周玉红



春分的早上下了场大雨，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雨。雨水充足是杂货铺姑娘爱伊犁的原因之一。窝在热炕上玩了会儿手机，直到雨小了才起来，从库房里翻出雨伞去开店。今天她一个人看店，爸爸妈妈去参加一个老乡的葬礼。从河州老家的庄子里一起来新疆谋生的父辈们已经渐渐老去、离开，下一代正成为真正的新疆人。

中午时已经大晴天，街上人也多了起来。正逢开学，很多人举家到县城采购：妈妈的春装、新家什，孩子的书包、文具，爸爸的新帽子……顺便吃烧烤、擀面皮、羊杂汤之类的小吃解馋。妈妈们也变得大方了，任由孩子们在货架前踮着脚挑好喝的饮料。“春天真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呢，人们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看着玻璃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杂货铺姑娘在笔记本上写道。

三公社来的早餐店夫妇

趁着开春的好日子，三公社的一对夫妇用这几年攒下的积蓄盘下了县城的一个小店面，打算两口子一起卖早餐，离开庄稼地和牛羊。

开食堂的手艺是在男人堂妹家的早餐店帮忙两个月学来的。以前他俩四处打工，也曾在地里晒脱皮、流咸汗，好在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考虑的就不仅吃饱穿暖了，这也是两口子30多岁出来开食堂的

原因。

女儿去年上初一，在县里中学住宿。她是村里小学上出来的，学习一直不错，但到县城还是差了一点儿，两口子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小儿子也上四年级了，得到县城上学，好好抓一抓才行。来县里了，女儿也能天天见面，吃得上家里的饭。

他们一家在县城的老城区租了两间平房，巷子里住的多是开店或者跑出租的人，杂货铺姑娘家也住在这里。

夫妇俩看房时本打算只租一间，在店里忙完，晚上回来有

个睡觉的地方就行。毕竟房租又是一笔开支，早餐店还要花不少钱呢。搬家的那天，早上刚下过雨，地面还有些湿。夫妻俩连同来帮忙的亲戚没用几分钟就把堆成山的破旧家什从车上卸下来。两口子站在房前，看着朝天的凳子腿、漆黑的锅底、掉了漆的破柜子、卷成筒的旧毡……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哪儿还有孩子写作业的地方？两口子立刻拍板，决定连同旁边的单间一起租下，作为儿子的卧室。

安顿好之后，男人出门去，过了一会儿扛回来一个小小的书



桌。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启，会苦会累，但他们心里踏实了不少。努力奋斗，这一年一定会大有收获。



牧业村的哈萨克族老奶奶

哈萨克族老奶奶来自峡谷那边北山脚下的牧业村，进城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班车，路过大峡谷和盘山公路。她今天一个人来的，下车先去了兽药店，给家里的羊羔买了一些止泻的药，还有村里兽医写在纸上的其他药，一下子花掉了一大半的钱。

山里昨晚也下了雨，所以老奶奶的靴子底带了不少泥。她噙着嘴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留在干净地板上的脚印，兽药店的小伙子忙说：“没事儿，没事儿。”接着她去菜市场买了些菜，有辣椒、芹菜和粉条，还有胡椒粉，然后折回到兽药店旁边，进了常去的那家杂货铺。

老板娘不在，她让杂货铺姑娘打老板娘的电话，说今天要赊账。老板娘知道这个常来的老奶奶是个守信用的人，就爽快地答应了。她买了20公斤玉米炒面。杂货铺姑娘的哈萨克语说得磕磕绊绊，但老奶奶也能听懂这姑娘的建议——把炒面装在一个大些的编织袋里，然后帮她送到车站。老奶奶不干，她做事总是很有自己的主意，再小的事儿也会思谋一番，然后自己做决定，并不让别人左右自己的意见。

最终，杂货铺姑娘按她的意思，把分别装了10公斤炒面的两个袋子用绳子扎好。然后，老奶奶又叫姑娘拿账本出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欠款，来还账的时候她只认自己写的字。写完，她打量了一会儿自己的字迹，觉着很满意。

老奶奶问姑娘要了两截塑料绳，又要了个编织袋，装些零碎东西，她自己动手扎好了3个编织袋的口子，口子扎得紧紧的，她再次对自己感到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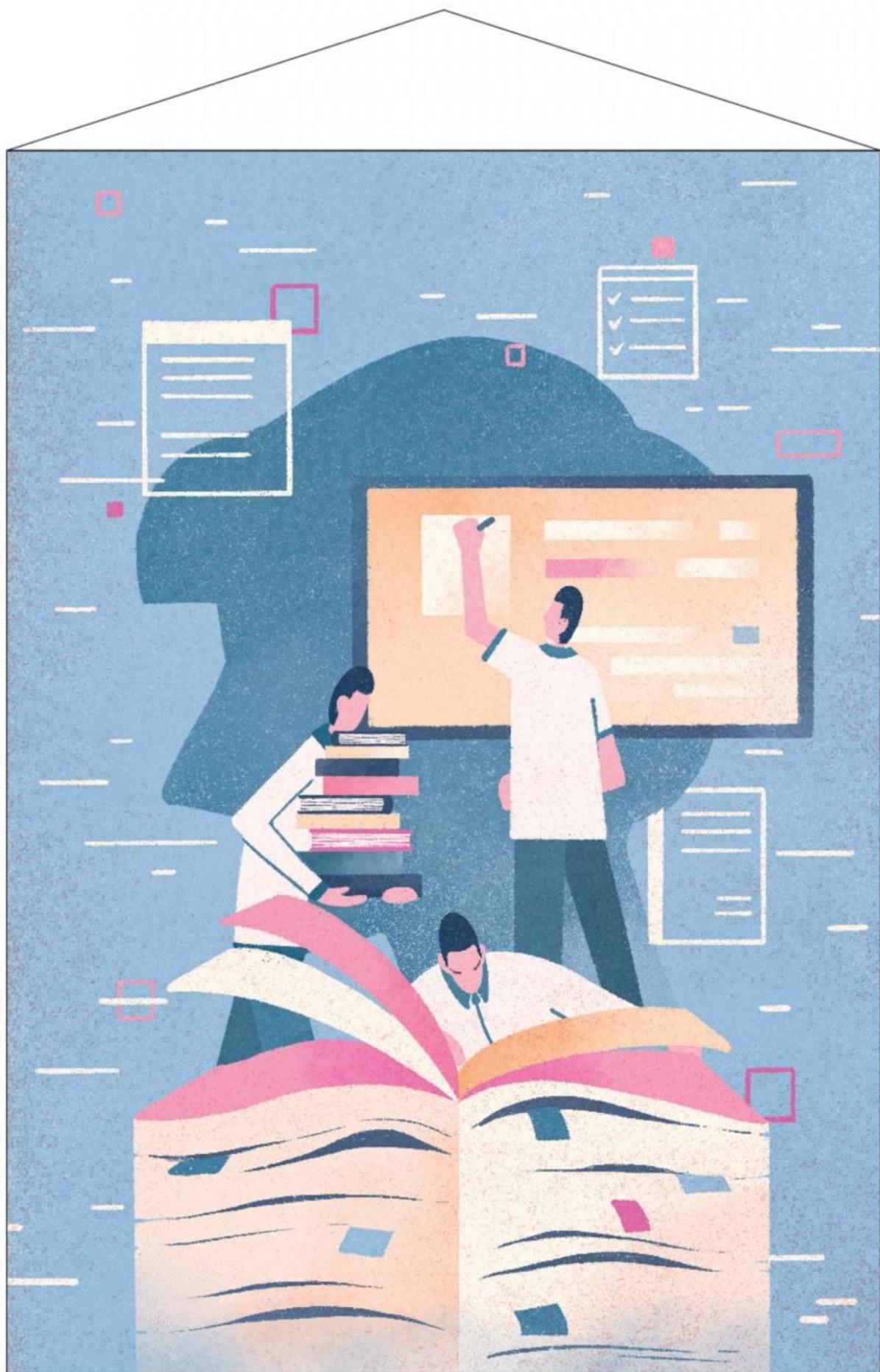
临走，老奶奶掏出钱包翻了翻，发现除去大巴车费，还剩6块钱，转头看见杂货铺前面卖水果的三轮车还在，便去买了几个苹果、橘子给家里的小孙子——老奶奶出门的时候他哭得撕心裂肺，要跟着来县城。扎得紧紧的编织袋要再拆一次了。

“俯瞰这条街，会让人想到阳光下行色匆匆的蚂蚁。你我有时愁眉苦脸，但都热爱着生活。”杂货铺姑娘在笔记本上写道。💎

成绩最差的

学习委员

文 | 曾颖



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我都是在县城的二类学校读的，中考后则干脆进了职业中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般进行分流，我是凭着自己一塌糊涂的中考成绩进入职业中学的。那是1984年，职业教育刚刚在故乡小城推行，是新生事物，我学的专业又是“家用电器”——在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也算是时髦新潮的专业。同级还有两个建筑专业班，被强制分去学建筑的同学一个个灰头土脸。没想到多年后，他们中涌现出了多个千万富翁。

回到进职中的那一年，包括学校老师在内，大家更看好的都是家电专业。学校接受各种采访，也都是安排家电专业的学生去。我要讲的这段人生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间段。

我永远记得进职中第一天的场景。我像一只内心脆弱的小狗，用外表的倨傲，掩饰对前程没有信心的虚弱。由于小学、初中成绩都不太好，我对教室和老师心存倦意，总觉得那一眼望不到底的读书生涯，会有一个不出所料的失败结局在前方等我。就像一条上了罐头厂原料输送带的鱼，结局明摆着，跟你挣不挣扎一

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进入职中的。

我们班只有四十几个人，教室空出一大截。班主任是位头发花白的红脸男人，梳着背头，随时面带笑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门牙，仿佛是一只快乐的卡通兔子。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让我第一眼看到就心生愉悦的老师，会那样深地影响我，将我的命运从另一条道路上硬生生地扭转回来。

这位老师叫李洪高，当时四十几岁，教了大半辈子数学。人到中年，面对我们这帮奇异的学生，他的内心其实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作为一名教师，看着眼前这队刚在中考中吃了人生第一场败仗，并且不知路在何方的学生，他的内心也是打鼓的。这是多年后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时他对我说的。当年，他也沮丧得不得了，但因为是老师，必须表现得足够乐观坚强。

开学那天，在点完名之后，李老师开始委派临时班干部，说等一个月大家熟识后再进行选举。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村同学被任命为班长，这个称号一直保留至今；一位一看就学习很认真，可能中考运气不佳才流落于此的瘦小的女生被任命为团支书；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任命班上的学习委员时，李老师居然叫了我的名字。连我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要

知道，从幼儿园到初中，十多年里我可是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次，更不要说学习委员——它对于我就像天鹅肉之于癞蛤蟆，想想都是罪过。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学习委员什么的不是官职，是信任与认可。

此刻，这个任命从天而降，砸得我的头嗡嗡响。我再次抬头看李老师，确认他的眼睛的确看的是我。他眼含笑意，坚定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由此成为成绩最差的学习委员。好在当时和我一起考入职中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多，我因此少了许多窘迫和尴尬。在之后依葫芦画瓢的“选举”中，我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学习委员。

三

除了我自己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在乎这件事。全班四十几个人，一半都有这样那样的职务。几十年之后开同学会，大家叫得出班长、团支书甚至文娱委员，唯独回忆不起我这个学习委员，足见在同学们的记忆中，这职位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

但这对我，却是石破天惊、开天辟地般的一件大事。这意味着，在新的学校里，老师并不讨厌我，这对于一个青春期叛逆少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我像一支奇怪的放大镜，总能发现并放大来自外面世界的敌

意，有时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地制造和挖掘这种敌意，就像一只过于敏感的小狗，对黑暗中的任何一声响动，都报以过激的反应。周边的环境也因为我的这种敏感与敌意而变得不友好，这又正好成为我证明世间冷漠的例证。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我自然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从别人一句寻常的问候之中，都能听出莫名的恶意来。

而李老师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任命”，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

学习委员有两大工作职责，一是配合教导处写“教学日志”，也就是悄悄给老师的讲课质量打分；二是办黑板报。前者要求我每堂课必须坐在教室里，而不能像小学、初中时那样，待在学校背后的小树林或隔壁茶馆里的时间比在教室里的多。而办黑板报，对于5岁就能在厕所墙上画“丁老头”的我来说，也不是太难的事。加之从小到大，我唯一擅长的就是作文，虽然字写得丑了点，但文章的内容还算有趣。因而，我的黑板报办得还算过得去，甚至在年级和学校都有了一点名气。后来，我进报社，编报纸、写新闻，与这段经历也多少有关。

但我的专业是“家用电器”，主要科目是“电工基础”“电子技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

机”“冰箱”等，后期甚至还有计算机二进制基础编程之类。这些课，实验操作尚好，基础理论却很枯燥。我这个混了八年的“学渣”，简直如同蚊子叮钢板，完全扎不进去。加之学校初创，经费紧张，实验很难实际操作一回，而外聘的专业老师大多是不擅讲课更擅实操的工人师傅。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可想而知。

那些日子，我人生第一次为了学习而焦虑。此前，为学习成绩挨过的批评甚至打骂不可谓不多，但我都没那么焦虑过。而此时，我开始在乎——作为一名学习委员，我的成绩至少不能是倒数前几名啊！那也太对不起老李了！“老李”是我心中对李洪高老师的昵称，它自然而然地蹦出来，并在我心中保留了一生。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我想过许多办法：找当电工的舅舅补课，买各种课外书，撺掇母亲订与电子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我甚至用肥皂盒加几个三极管和电容电阻，做出了一个电子门铃。母亲为了配合我破天荒的勤奋，甚至卖了50斤粮票，花9.8元为我买了本厚得像砖的《三极管参数大

全》——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电脑的家庭花巨资买了个硬盘放在桌上当摆设，但它至少表明了母亲和我希望把学习搞好的愿望和决心。

但这一切，丝毫没改变我一塌糊涂的成绩单——上面七个科目，除语文和体育之外，基本都是红色。但老李在通知书中，不吝惜言语地对我细小的优点进行了放大式的表扬：办黑板报被称赞为热心公益，帮图书馆抬书被视为乐于助人，在联欢会上演哑剧被认为有文艺潜质，连写作文被教导主任批评不符合主流思想，也被他表扬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封通知书发到我妈手中，我妈惊讶得把字数并不多的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没有恐惧开家长会。这样的场景，让我汗颜并且羞愧。我发自内心地想努力学习，以对得起李老师对我的欣赏和信任。但遗憾的是，直至毕业，我也没有把家电专业学好，更没达到一个学习委员该有的程度。

但我至少努力过，还把原先不及格的科目，挣扎着考及格了。

四

因了那份尴尬和遗憾，我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信念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是老李帮我树立起来，并让我受益一生。

我至今每天坚持早晨6点就起床读书、写字，心里的感觉，与38年前一样。

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把自己视为混混，而是向着老李在评语里给我的方向努力。那些文字哪里是对我的评价，分明是对我的期许，像一条条绳子，把我从一条危险且冷酷的路上拉了回来。如果说如今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和眷恋，那源头，一定可以追溯于此。

毕业10年后，我和妻子结婚，我给老李敬酒时说：“谢谢您！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老李头发更白、脸更红了，笑着说：“当年你一进教室就横起眼睛看人，我就知道不是个善茬儿，特意送你一顶花花帽子戴，想不到效果还很好！”

他把自己比作骗孙猴子戴金箍的唐僧，而我并不认同：紧箍咒给人的是痛和征服，而他给我的是信任和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习委员，我对此既惭愧，又感激，同时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没有学会修理电视机，却学会了修理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乐观开朗并且偶尔有些小小狡猾的老李。转眼他离开人间3年了，愿他在天堂，知道我在想他。💎

图 | 令山一只



小龙虾

文一帐不戒

之味

说起小龙虾，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只知道在千禧年前后，香辣小龙虾像一道旋风，刮进了宜昌城区大大小小的饭馆里。

那时候，宜昌夜宵的主流还是鸭肉。夏天的夜晚，在江风徐徐的滨江公园里，摆上一桌麻辣鲜香的鸭脖、鸭头、鸭胗、鸭肠，再来点儿清香扑鼻的盐水卤毛豆、卤花生，中间架一个干锅，配上点儿啤酒，一边喝酒聊天，一边啃鸭脖、鸭头，无尽的闷热就被抛到脑后了。

那时候我们都奇怪，这小龙虾有什么可吃的，乡下的田垄和沟渠里，到处都是这张牙舞爪的东西，壳儿那么厚，肉又那么少，爱吃虾子的人，有大把的小米虾和大河虾可以选，谁耐烦吃这个？不过世界上最好的下酒菜，大抵都是肉少的。要是像《水浒传》里那般，上来就是两斤牛肉，一下子把肚子撑饱，酒就喝不下去了，普通人可没有梁山好汉的肚量。酒是主角，但喝下去烧心，非要来点儿如小龙虾这般肉不多的荤菜，做得麻辣重口，既能解酒的燥，又不会胀肚子，慢慢剥，慢慢品，才经得起酒水和闲聊的消磨。小龙虾虽然“出道”时间比鸭脖晚，可凭借水产特有的鲜味儿，很快就挤掉鸭脖，成为湖北地区的夜宵首选。

我一开始对小龙虾不太感兴趣，原因是吃起来不太雅观，剥壳实在不方便，钳里的肉更是难吃进嘴，食用难度和螃蟹不相上下，但螃蟹的鲜美与格调却不是小龙虾能比的。表叔从广州回来后，多了个吃夜宵的习惯。他人年轻，闲钱又多，最舍得在吃食上犒劳自己。自从在宜昌吃过一次小龙虾后，他就再不能停，经常是兴致来了，就约我们几个侄儿侄女去吃小龙虾。从小镇到宜昌有60多公里，开车一来一回，光油费就要几十块钱，他吃一次小龙虾的代价委实有点儿大。因为要开车，他还不能喝酒，所以他经常是吃一份打包一份。而自从跟着表叔吃了一次小龙虾之后，我也爱上了它的滋味。

宜昌做小龙虾的大排档，多集中在沿江大道。这条马路贯穿了整座城市，随着长江蜿蜒绵长，像条多情的缎带游弋在青



山绿水间。左边是江堤上的滨江公园，右边就是大排档的食铺，这里是夏夜里人气最高的散步地点。夜晚的滨江公园里挤满了人，有散步的老年人，有撒欢的小孩子，有吹江风的小情侣，还有垂钓爱好者。五彩的灯泡从长江大桥的桥梁映照在江面上，乌黑的江水里浮动着一层层叠叠的光斑；停在江面上的轮船闪烁着朵朵红光，随着浪涛轻轻起伏；而对岸的磨基山岿然不动，静静伴着这红尘万象。

大排档前面是烟波江景，后面毗邻解放路商圈，有先天位置优势。它们一般上午不开门，过午开始准备食材，下午5点左右开始营业，灯火通明，直到凌晨。下班后搞团建的上班族、聚餐的大学生、逛街的小情侣、凌晨从酒吧出来的年轻人，都愿意在大排档吃一顿香辣可口的小龙虾。

认真说起来，大排档的环境并不好，桌椅全部摆在路边，旁边就是大马路，有尾气，有汽车鸣笛，很是吵闹。宜昌夏季的气温也高，盛夏几乎都是大晴天，天空不见半丝云彩，城市又临水，蒸腾的水蒸气融入热浪，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密封的大蒸笼，就算不动，也是一身的汗。而小龙虾热气腾腾，又麻又辣，坐在大排档吃小龙虾，汗水几乎能让人重洗一遍澡。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愿意坐在路边吃，鲜有人打包。每天从下午五点半开始，顾客陆陆续续到来，到了6点以后，就要坐在店外的小凳子上排队。

湖北人喜欢吃辣的原因，传说和川渝湘黔一样，都是因为湿气太重，需要用辣椒发发汗。坐在空调房里忙碌一天之后，傍晚到江边的大排档吃得面红嘴赤，出一身汗，算是宜昌人特殊的养生方式。大排档主营小龙虾，但并不限于小龙虾，菜品有热有冷，热的是烤鱼、香辣小龙虾、各种烤串，以及家常小炒；冷的有毛豆、花生、香辣田螺、鸭脖、鸭头，

能从不同层面满足食客们的需求。当红彤彤的小龙虾被端上桌的时候，马路上的喧嚣、露天环境的炎热、食客们的狂野姿态，都不是问题。小龙虾吃的是麻辣味，大排档的江湖气也够麻辣，这火炉一样的城市总会用汗珠和口水卸下你的防备，优雅和体面，那是享受完麻辣之后的事情。炎炎夏日中，谁不想与三五好友喝着冰啤酒，手拆小龙虾，在麻辣鲜香的袅袅江风中畅谈人生？

三

我离开宜昌之后，小龙虾也从湖北走出，迈向了五湖四海，以红火的势头席卷全国。在成都，每年提醒我夏天到来的，不是日历，也不是大街小巷的轻薄裙装，而是夜宵店的阿姨下午坐在门口剪小龙虾的场景。在大号澡盆里爬来爬去的小龙虾，从露天桌椅上飘过来的鲜辣香味，以及印着红色大字的小龙虾招牌，都是记忆中的热情，从视觉到嗅觉，从味蕾到大脑，连着一根线，将无数乡愁和回忆尽数点燃。

成都的小龙虾融入了自己的风味，具体表现为花椒更多，红油更多，汤汁更重，有时还会放黄瓜条等配菜，但整体辣度其实是稍逊于宜昌的。在成都，吃完小龙虾，汤汁也不会浪费，店家会在汤里下土豆粉，又弹又滑的土豆粉吸了汤汁，把小龙虾的鲜味也吸进粉里，吃起来十分有味儿。

我自己买小龙虾回家做了两次，那简直是灾难。先要洗，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掐着小龙虾，在流动的水流下，用力将小龙虾下腹的甲壳和尾扇洗刷干净，然后丢进干净的盆里，一只、两只、三只……待到几斤小龙虾洗完，手都蜷缩在一起伸不开了。洗完还要剪虾，把带着腮的虾头去掉，然后用剪刀把后腹的甲壳开一道口子，好让小龙虾入味。这一





套流程下来就是一两个小时，趴在水槽边的腰都要断了。等到锅里热油烧开，各色调料并小龙虾下锅，一番翻炒煮煨，红亮的麻辣小龙虾端上桌，做菜的人已经累得失去食欲。况且家里做的味道、火候到底没有餐馆专业，小龙虾又去了头，嚼不到虾黄，享用美食的快乐大大降低。如是两番，我再也不自己做了。我对吃喝没有太大的执念，喜欢吃的，碰到了多吃点儿；实在吃不到，也没关系，总还有别的东西可吃。小龙虾吃的是一个热闹，有虾没酒，失了一半趣味；有酒而没有知己好友，还不如没酒。吃小龙虾的条件总也满足不了，时间久了，我也就吃得少了。

四

暑假回家，和好友相见，我们约在阳光毒辣的宜昌城区见面，一碰头倒先笑了——她变瘦了，腰肢只有细细一把，竟比学生时代还要苗条；我倒胖了，整张脸饱满细嫩，看起来像个营养过剩的女大学生。宜昌也变了，工厂都被迁到高新区，城里车辆还限行，环境比之前好了不少，天空变蓝了，长江变绿了，看起来颇有些山清水秀的灵气。市区马路在维修，走到哪里都是“砰砰砰”的修路声。滨江公园在重建，江边去不了，卖孔明灯的小贩也没了，解放路的店铺换了一批，都在装修，我们的江边兜风计划失败。但也有没变的：天气还是那样闷热，路上好看的女孩还是那样多，小龙虾还是记忆里的味道。

这次的小龙虾不是在沿江大道吃的，而是在好友力荐的一处大排档。几年未见，大排档升级了，桌椅摆满整个院坝，大棚上挂了一个硕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跳出上菜的桌号。我们去的时候刚六点，棚里已经坐了半满，不是出来改善伙食的一家老小，就是成群的朋友同事，小龙虾一锅一锅地端上来，啤酒整箱整箱地抬到桌旁，棚里的服务员忙得热火

朝天，光收银台就设了四五个。棚子最前面的液晶屏下铺了一块红毯，先前我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在等菜的间隙，有活泼的男士跑了过去，抓起麦克风唱了起来，我才明白，那里原来是个舞台。在带着酒意的歌声中，我们的小龙虾也上来了，红彤彤的虾壳上点缀着香菜叶，浅褐色的汤汁里泡着蒜瓣，没有黄瓜条，没有土豆粉，只有最原始的麻辣小龙虾，戴上手套，提起一只，熟悉的大料味、辣椒味，混着鲜味一股脑儿在舌尖绽放，让我又馋又怕。灌了一大口绿豆汤后，我才适应这个辣度，每一只虾都藏着饱满的虾黄，每一个甲壳里都满是鲜嫩弹牙的虾肉。先拉开虾头，把虾黄吸掉，再拆解开虾壳，拿着白嫩的虾肉蘸一蘸汤汁，辣味冲鼻，酱香四溢，实在是过瘾。吃两只小龙虾，喝一口冰镇绿豆汤，配上爽口小菜和焦香酥脆的千层饼，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

我问好友是不是经常来吃。好友说工作太忙，下班回家还要管小孩，这几年她出来吃饭的次数很少。我听了惋惜，好友却笑，说她是等着我回来一起吃呢。

“小龙虾还是要和老朋友一起吃，才有那个味儿。”她感叹。

是呀，那是青春。是舍不得花两块钱坐公交，从学校一直走到解放路，坐在江边的石亭里分吃两根鸭脖的窘迫；也是夏夜的凌晨，下夜班后走进江边大排档，就着小龙虾和啤酒畅所欲言的潇洒。但那青春早就远走了，滚滚江水带着时光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有在红尘里摸爬滚打一圈后的人。好在心还是旧时的心，情还是不减分毫的情，小龙虾还是不变的味儿。这就够了。只要一年能回来一两次，老友聚在一起吃顿小龙虾，金风玉露一相逢，这滋味就能慰藉我独自等待的荒芜时光。💎



阿门阿前 一棵葡萄树

文 | 热闹



我打记事起就知道家里有棵葡萄树。我不怎么爱吃葡萄，可能是因为家里人种植技术不行，也可能是我们没有真正关心过它，总之等葡萄熟透了的时候，它就打击报复我的味蕾——葡萄的味道怪怪的，有的酸，有的甜，有的没味道，有的涩涩的。吃葡萄就跟开盲盒一样，时不时撞上一个难吃的，仿佛给味蕾一闷棍，吃得人一哆嗦。

家里既然种葡萄，就不会再从外面买，导致我小时候从没试过集市上真正的葡萄是什么味道。久而久之，幼小的我就对葡萄这玩意儿产生了阴影。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阴晴不定的水果？

直到有一年，家里人闲着没事看中央七套的《致富经》，学节目里的办法，买回来一小袋肥料给葡萄施肥。葡萄藤病恹恹好多年后，突然间吃饱喝足，便很给面子，结的果子变多了，也很甜。

放暑假的时候，只要起得早，就能看到妈妈拿着葫芦瓢给葡萄根浇水。葡萄是喜水的植物，早上要浇水，晚上也要浇水。我好奇，想知道葡萄藤蔓喝的水都去哪里了，轻轻用手一掐，就看到破皮处渗出水来，沁出的水珠慢慢聚成一滴，重重地掉到土里。

我每天早上都要看一眼葡萄，看着青青的葡萄粒慢慢吸水膨胀，跟拳头一样大的葡萄串伸展开来，变成一串沉甸甸的大葡萄。我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要伸手把葡萄托起来，害怕细细的藤蔓撑不住葡萄沉甸甸的重量。

记得那时候有一家电视台播放改造家居的节目，我爸看完就学着给葡萄架了根绳子，葡萄藤顺着绳子蔓延，到夏天，葡萄藤直接搭成一个小凉亭。我喜欢坐在凉亭下看书，傍晚很凉快，妈妈看我在学习，也不会喊我做家务。

不过她不知道，语文课本书皮下面，其实是一本漫画。星星的

妈妈来我家聊天，看我蹲在院子里看书，天天唠叨星星不学习，只知道到处乱逛，晒得胳膊跟酱油一个颜色。

直到有一天，星星跑我家打游戏机时，双手合十，恳求我撕掉在大人面前虚伪的面具。我摇摇手，并把成为好孩子的“秘诀”教给她。于是，她也立马成为妈妈口中爱学习的好孩子。

只不过，我俩的学习成绩都不见长，着实不好交代。

我大清早爬起来给葡萄浇水。葡萄一晚上没见长多少，牵牛花倒是一晚上就开了，缠绕在墙侧乱七八糟的杂木枝上，一朵朵小喇叭花鲜艳绽放。摘下一朵紫色牵牛花，手指就被浸染上淡紫色。我小时候玩过家家，常常把它放进盒子里捣碎，当魔法药水用。

一个个小花苞娇艳绽放，迎着太阳笑，花朵上还沾着晶莹的露水。露水受重力吸引，顺着牵牛



花滴落。露水洗干净了前一天沉积的灰尘，蓝色的花朵更蓝，绿色的嫩叶更绿，乡村夏日的早上也更加朝气蓬勃。

花儿虽美，但我为了葡萄的营养，在美丽和美味之间徘徊许久，还是得把它当杂草除掉。

八月初的一天，我惊喜地发现葡萄全都着了色，前一夜还是青色的葡萄，过了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夜，通通变成了淡紫色。

妈妈在厨房里，颠着炒锅伸出头来看了一眼，笑着说：“着色了，过几天就能吃了。”

我尝了一个，酸得皱起眉头，咂吧咂吧嘴，吐到地上，半天没缓过来，又揪了两个，示意弟弟张大嘴巴。看到我酸得皱眉的表情，弟弟竟然乖乖地张大嘴巴，我没忍心，把葡萄扔到地上，弟弟却不死心，踩着小板凳硬要吃一个。

每天都一样的情景。我忍不住手痒，路过顺手摘一颗葡萄

尝一尝，然后涩得皱眉。直到快熟的那天，葡萄的味道才富有层次：开始是冲鼻子的酸味，酸得口水都往上涌；咽下去后，慢慢品出丝丝甜味，可能是还没有晒够太阳，只有一丝丝甜，得慢慢品才尝得出来。

酸葡萄尝多了，我每次看到葡萄，总会下意识地咽唾沫。可我还是喜欢那种让嘴巴冒酸水的味道，路过葡萄架就忍不住摘两个含嘴里。

再过几天，天更热了，葡萄也终于熟了。我扶着梯子，妈妈端着盆站在梯子上，一剪子一剪子剪下葡萄，慢慢放到盆里。熟透的葡萄都是水分，晶莹剔透的果肉被一层薄薄的紫皮包住，手上稍微一用力，就容易破皮流水。

感谢《致富经》，虽然没让我家致富，却拯救了我家门前的葡萄。

暑假里，午睡醒后，打开电视机，所有的台都是五颜六色的

马赛克标志，我才想起那天是星期二。不上学的日子总是分不清星期几，也只有打开电视机才会恍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二。

既然看不成电视，我看了看外面刺眼的阳光，就从冰箱里拿出冰葡萄，蹲在阴凉处剥葡萄吃。冰凉的葡萄一个一个咽下去，到嗓子眼儿停留一会儿再仰脖子吞下，能清楚地感受到凉意顺着食道慢慢滑下。

夏日悠长，我慢慢剥着葡萄皮，慢慢地吃，变着花样玩，手指头染满葡萄皮的紫色。

那一天，太阳毒辣，蝉鸣聒噪。我在阴凉处，跟村头80岁的老大爷一样，气定神闲地靠在墙边，看着眼前翠绿的葡萄藤，时不时摸一个冰葡萄塞嘴里。一切都很寻常，讲起来也没有什么令人心动的记忆点。

日后我却常常想起那一天，每次回想起来，感觉都像是在昨天。◇



丢卒保车

文 | 高东生



银线灰蝶在草丛中飞舞的时候，就像一匹斑马在草原上奔跑。最初给它命名的那个人可能没想到非洲大草原上健壮而漂亮的斑马，不然很有可能叫它“斑马蝶”。

细看之下，银线灰蝶还有另外一番风韵。我最初看到它的时候，简直分不清哪边是头，还以为两只蝴蝶叠在一起——这正是它的小计策。它的后翅有两根

尾突，停下来时两片后翅轻轻摩擦，带动尾突晃动，就像摆动的触须；还有一根尾突模拟成嘴部的吸管；翅膀的一部分还演化成了橘色，再加上黑线勾勒，也太像头部了。

如果一只鸟儿想拿银线灰蝶当早餐，鸟喙要攻击它的哪个部位呢？自然是头部，这是要害。但匆忙之中，鸟儿很可能选错目标，攻击了假头部，银线灰



■ 自断大腿的螽斯

蝶就可以趁机逃走，虽然翅膀可能受损，却能保住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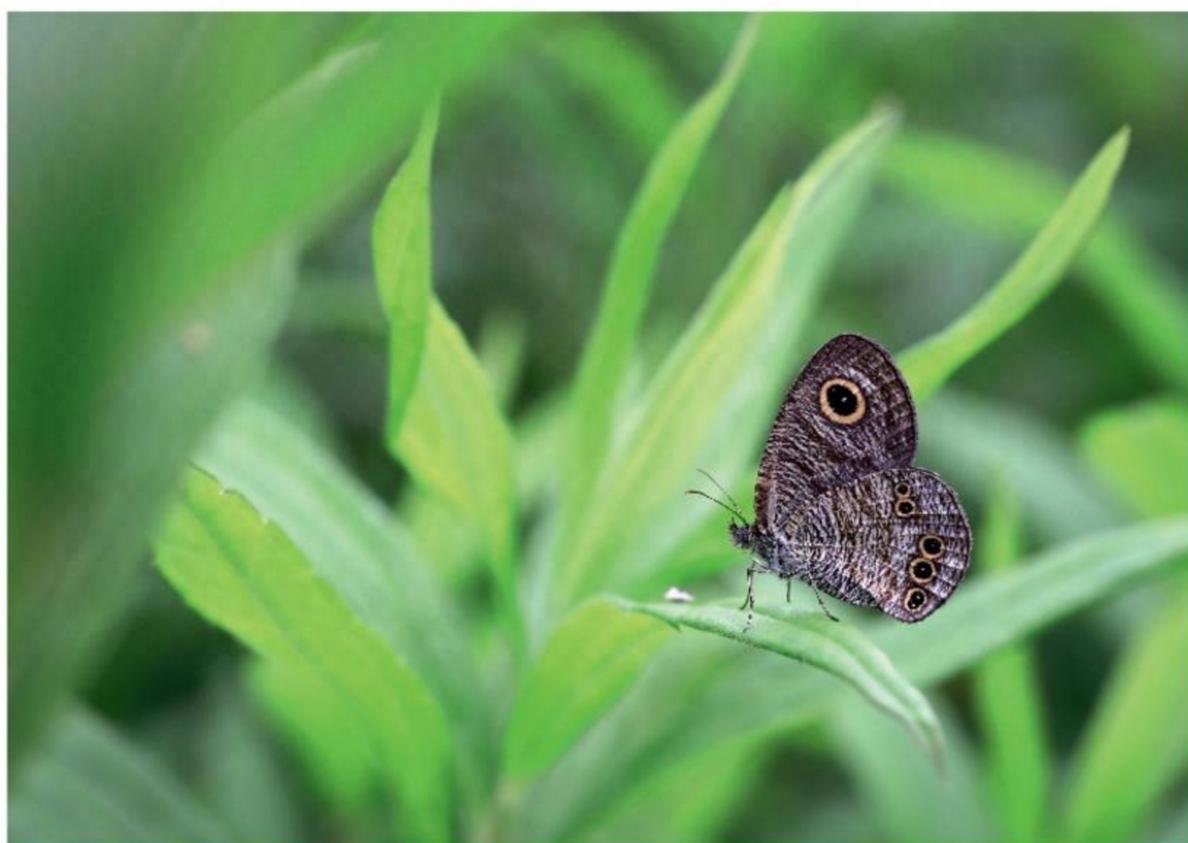
眼蝶和菜粉蝶用的也是类似的招数。它们在翅膀的边缘演化出了类似眼睛的图案，有大有小，十分逼真，有眼睑、眼球，还有瞳孔，比真眼睛还醒目。鸟儿一不留神，就又上当了。

上次到野外拍摄，看到一枝黄花的叶子上落着一只螽斯，有着碧玉般的颜色。我想请它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留影，捉它的时候虽然很小心，但它可能还是感觉大难临头，竟然自断大腿。虽说和壁虎断尾求生一样，它的大腿还能重新长出，但长出之前呢？断了一条大腿的螽斯要拄拐吗？这样生活肯定很不容易。我有些愧疚，对不起，是我草率了。

春末夏初的野外，碧草绿树，叶子鲜嫩得闪着光，到处鲜花盛开，花香弥漫，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美丽只是大自然的表象，真正的自然界危机四伏：小动物为了觅食不辞辛苦，为了

生存东躲西藏；草丛和树叶下，到处是虎视眈眈的小眼睛……漫长的物竞天择之后，留下来的都是出类拔萃的胜者。

中国象棋有“丢卒保车”的说法。银线灰蝶、眼蝶和菜粉蝶宁可损伤翅膀也要保住脑袋；螽斯甘愿断腿求生。这种丢卒保车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则是经过亿万年方演化出的生存智慧，让我敬佩不已。◇



敦煌壁画里的 “养生秘诀”

从古至今，健康始终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秋天是一年中养生的关键时节。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收下这份古代“养生秘诀”，养个好身体，才是最大的成就。

养生食单

我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的理论。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食疗本草》残卷中，就收录了26味常见的食物“药”，并详细描述了这些“药”的功能、食法、禁忌以及保健作用等。我们从中整理出一份属于深秋的“养生食单”：核桃通经络、防脱发，莲藕养神益气、轻身延年，鱼肉可润燥滋补，冬瓜是减肥利器……养生秘诀其实很简单，懂得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莫高窟第296窟
撒网捕鱼 北周





莫高窟第103窟
山中行旅 盛唐

登高郊游

登高还能养生？没错。古人很早就发现运动对于生命的意义，唐宋时，登高活动在敦煌广为流行。作为一种体育锻炼方式，登高可以提高人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加肺活量，增强血液循环，从而减少肺部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重阳节至，秋高气爽，和亲朋好友一起登高郊游，品茗赏菊，既强身健体，又亲近自然，可谓惬意至极。

莫高窟第61窟
五台山图(局部) 五代

修心养神

中国民间素有“药养不如食养，食养不如精养，精养不如神养”的说法。养生不仅包括四体康健，更重要的是修养内在精神，使心安神定，心胸旷达，如此才能健康长寿。“顺应四时规律，调配合宜饮食，坚持适度运动，置身天地自然”，这是古老敦煌的养生智慧，也是今天我们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

莫高窟第323窟 初唐

莫高窟第320窟
盛唐

儿子问：“为什么只能说儿子像爸爸，不说爸爸像儿子？”

爸爸说：“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当然是先有儿子，后有爸爸。”儿子理直气壮地说，“妈妈生了我以后你才当上爸爸的！”

小明特别爱吃青椒肉丝米线。那天，他兴冲冲地跑到米线店里，对老板说：“给我来一碗青椒肉丝米线，多放点青椒，多放点肉丝，再多放点米线。”

老板为难地说：“那不是两碗吗？”

下午，我独自坐在咖啡店里。突然，一个小男孩跑过来问：“姐姐，你是来相亲的吗？”我说不是，然后他对着外面一位男士说：“叔叔进来吧，放心，不是她！”

职员说：“别的公司冬有取暖费，夏有降温费。我们公司却既无防寒福利，又无降温补贴。”

经理说：“这是好兆头嘛！”

职员说：“这能说明什么呢？”

经理说：“本公司四季如春！”

我和女同事去公司附近新开的快餐店吃饭，只见她用手机扫餐桌上的二维码点完餐后，把二维码截图发到微信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有人替她买了单。

我学她，也把二维码截图发到微信朋友圈。不但没人替我买单，反而不知道是谁帮我加了20碗米饭。

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床放出的风筝。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当然是很理想的友谊，但我们凡人的友谊，大部分时候都是“我有垃圾，你有桶吗”。

等了好久的快递终于到了，现在放在自提柜里，我故意不去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快递也尝尝等我的滋味。

我这种人之所以减不了肥，是因为开心的时候喜欢吃东西，难过的时候食欲更好。

最近是不是有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开始和你联系，很久不露面的朋友开始评论你的微信朋友圈消息？不是你的魅力提升了，而是他们国庆长假要结婚了。

神回复

你坚持最久的变美小习惯是什么？

神回复：坚持开美颜。

你最近听过最酷的一句话是什么？

神回复：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你是如何走出人生的阴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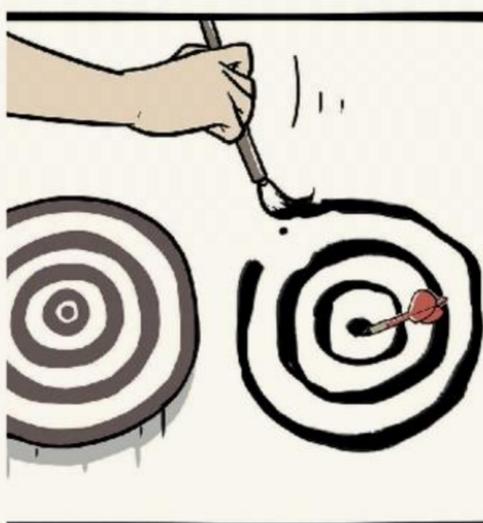
神回复：多走几步。

你会给自己写什么墓志铭？

神回复：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图一 吾皇的白茶





我5岁那年，母亲查出了癌症，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转变。

母亲的病情时轻时重，重时住院，轻时在家歇着。如果状态不错，她会陪我玩，教我下五子棋，聊聊她小时候的事。她喜欢给水果起外号，比如橘子叫“剥了皮吃”，苹果叫“削了皮吃”，枣叫“囫囵吞了吃”，逗得我嘎嘎

笑，她也一起笑。但状态差的时候，她说不了几句话就得歇着。

父亲包揽了所有家务。奶奶说他结婚前连袜子都洗不干净，老婆生病了一下子变成厨艺大师。在我的记忆中，他下了班就回家，从不参加单位的应酬，似乎也没什么朋友。

我则开启了吃“百家饭”模式。暑假住姥爷家，寒假住姑妈

家，平时睡奶奶那里。长辈们都怜惜我，因此，我从不认为自己缺失了什么。每次看到同学挨训，我会深感庆幸，因为没有人忍心对我说重话。表弟曾愤愤不平地说，他想拥有一双耐克跑步鞋，还得期末考前三名父母才给买，而我从头到脚一身名牌，成绩不好也不必挨骂。

我上初中后，母亲身体见好，有力气做些简单家务。我便回到了自己家中，和父母共度了一段短暂的日子。谁料初二那年夏天，母亲癌症复发，最后一次从化疗室出来时，她如蜡人一样脆弱，似乎戳一下就会破裂。我听到她轻轻地对医生说：“救救我。”现在想起来，她应该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果然，几天之后，她去世了。

姥姥、姥爷悲痛欲绝，姥姥直接哭晕了过去。父亲的心情很复杂，除了伤心，似乎也有卸下重担的轻松。至于我，却很淡漠。我早已习惯没有母亲照顾的生活，日子以前怎么过，以后还怎么过。

当时，有个亲戚在新疆做生意，父亲想去帮忙，奶奶不同意。父亲说他最好的时光都用来伺候

病人了，再不挣钱就来不及了。奶奶让我去劝，我才懒得劝，爱走走吧。奶奶气得直跺脚。

我就这么长大了。要说没有得到过爱，长辈们把能给的都给了我；要说得到了爱，最重要的父母之爱却始终是缺席的。

大专毕业后，我干起了销售，再后来开了家小公司。我老家和北京仅一河之隔，房价没起来时我入手了三套房。大的那套我和老婆住，小的两套租给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日子过得不错。

可惜这几年我们那行不景气，很多应收账款收不上来。我多次上门要账，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羞辱一通，有时候对方找碴儿，把结不了款的责任推到我头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不爱说话，不爱吃东西，做事提不起劲来，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老婆带我去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症。医生给开了药，我吃完药能好点儿，但总感觉心里空空荡荡的。

后来，我的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员工天天找我闹。我老婆把她单位发的年终奖金全给了员工，这才平息下来，但公司也做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抑郁症越发严重了。

多数人的抑郁症昼重夜轻，我刚好相反，早晨是我一天中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中午之后越来越难过，晚上必定痛哭一场。心

底总有一个声音在骂自己：你学历这么低，创业失败，挣不到钱，连员工都养不起，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浪费资源，一事无成……我看不到希望，每一天不过是复制前一天的痛苦。如果说抑郁症是个恶魔，我算被恶魔缠上了。

我迷上了打游戏。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抑郁症病人会有精力玩这个。因为只有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心底那个贬低、打压自己的声音才会消失。

老婆快急死了，买了一大堆心灵鸡汤的书，没事就逮着我灌鸡汤——人活一世，谁没遇到过低谷，不都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没必要看得太重……她还把我姑妈、表弟全拉来，轮流开导我。每次他们说完，我都配合地点点头，只希望他们快点说完，让我安静会儿。

老婆还组织过聚餐，想把我拉入喜庆的气氛，结果我一看那么多人在客厅里坐着，惶恐万分，只想逃跑，勉强和大家打了招呼之后，我就回房间打游戏了。父亲咬牙切齿地说：“有什么好抑郁的？都是矫情的！”我也不想辩解。后来听说每个客人至少准备了三个段子，打算逗我乐呢，可看我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都很尴尬。

渐渐地，老婆放弃了努力。我俩在家各干各的，我捧着手机

打游戏，她对着电脑上网，家里安静极了。以前我俩在一起可热闹了，随便一点儿小事都会哈哈大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刷我俩以前拍的旅游视频，眼角有点湿，她应该很怀念那些时光吧？我知道她不快乐，也知道应该好好待她，可怎么都做不到。

前年5月，老婆带我到海边玩。开阔的天地还真能改变人，我那几天说的话比得抑郁症3年加起来还多。老婆激动坏了，说早就该带我出来了，她来之前已经下了决心，这是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不见成效，她只能选择离婚。长年累月和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共同生活，实在太累了。我摸着她的头说：“辛苦你了，我会把这几年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她眼泪都掉下来了。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白天听小时候喜欢的那些港台老歌，晚上听鬼故事，只觉得人间处处有欢乐，我们约定以后每年至少出来玩两次，一次国内，一次国外。

可一踏入家门，我心底那个自我否定的声音就又出来了。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只会拖累身边的人，情绪跌到了谷底，就像在黑暗中走路，以为已经到终点了，抬头一看，前方依然一片黑暗。

老婆失望透顶，但她不好意思当面提离婚。岳父岳母来找

我，问我对未来是怎么打算的，打游戏总不能打一辈子。我说我不知道。岳父说：“小方啊，你不挣钱，也不干家务，生活重担都压在我闺女一个人身上，不如分开吧，对大家都好。”我说怎么都行，无所谓。岳母叹了口气，说：

“原来多好一孩子呀。”我听了很心酸，拼命忍住眼泪。我一次又一次地让身边的人失望，不配得到别人的爱，什么都不配！

分割财产时，老婆要走了面积大的那套房，把两套小的留给我，这样我住一套，租一套，好歹有个生活来源。我说：“谢谢你啊。”她说：“你别怪我，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像你父母的婚姻——一个健康人牺牲人生去照顾另一个永远好不了的慢性病人。不同的是，你母亲得病时，已经生了你，而我都36岁了，还没孩子，我等不及了。”我心里一惊，我怎么就活成父母那个样子了？她又说：

“我现在理解了当年你父亲为什么把你扔给你奶奶，他照顾你母亲的10年里，被责任感绑得死死的，已经透支了，再也没有能量尽其他家庭责任了。”当时我难受得整个腹部都抽紧了，想哭却怎么都哭不出来，她抱住我，让我好好的，需要帮忙就开口。我点点头。

我姑妈怕我饿着，三不五时地来送吃的，有时还帮我打扫卫生。我说，母亲要看到我今天这

个样子，没工作，没婚姻，没孩子，该后悔生下我吧？他们给我起名叫方喜悦，谁知道我活得这么痛苦。我姑妈说，别傻了，起名的时候她也在现场，新生儿大眼睛，高鼻梁，大家夸这么好看的婴儿很少见，我父母心里都乐开花了。父亲当时问母亲此时此刻有啥感受，母亲说，喜悦，满心满肺的喜悦。于是父亲说，直接叫喜悦得了。我一出生就给父母带来了快乐，所以“喜悦”二字不是长辈对我的期望，而是表达了他们当时的感受。

听到这里，我号啕大哭起来，对父母的想念在那一瞬间排山倒海而来。小时候母亲硬是支撑着陪我玩，一家三口一边吃饭一边看DVD，这些时光多珍贵啊！我却不再拥有了。我以为自己对他们的离开无知无觉，其实只是把痛苦埋藏了起来，假装不在意。我的心悄悄地把婚姻设置成父母的模式，因为我需要一个途径去理解他们，体会他们的心情，去把我们仨中断的联结给续上。

很奇怪，从那天开始，每当我心里那个自我攻击的声音出现时，另一个鼓励的声音会冒出来：“失败又怎么样？你没有那么差。”

我开始写日记，把母亲生病前的生活细节、母亲和我有过的互动、我想对父母说的话、我的

日常感受……一一记录下来。我不会硬性规定自己写多少，有时候写上一两句就写不下去了，有时能写上满满一页。

父亲早就从新疆回来了。我以前不爱和他聊微信，也不想看见他。我离婚后，有一次他问我心情怎么样，我说还行吧，你也保重，少喝酒，少抽烟。我爸有点儿激动，说我这是头回关心他，当天晚上送来一大锅烤鱼——他记得我小时候爱吃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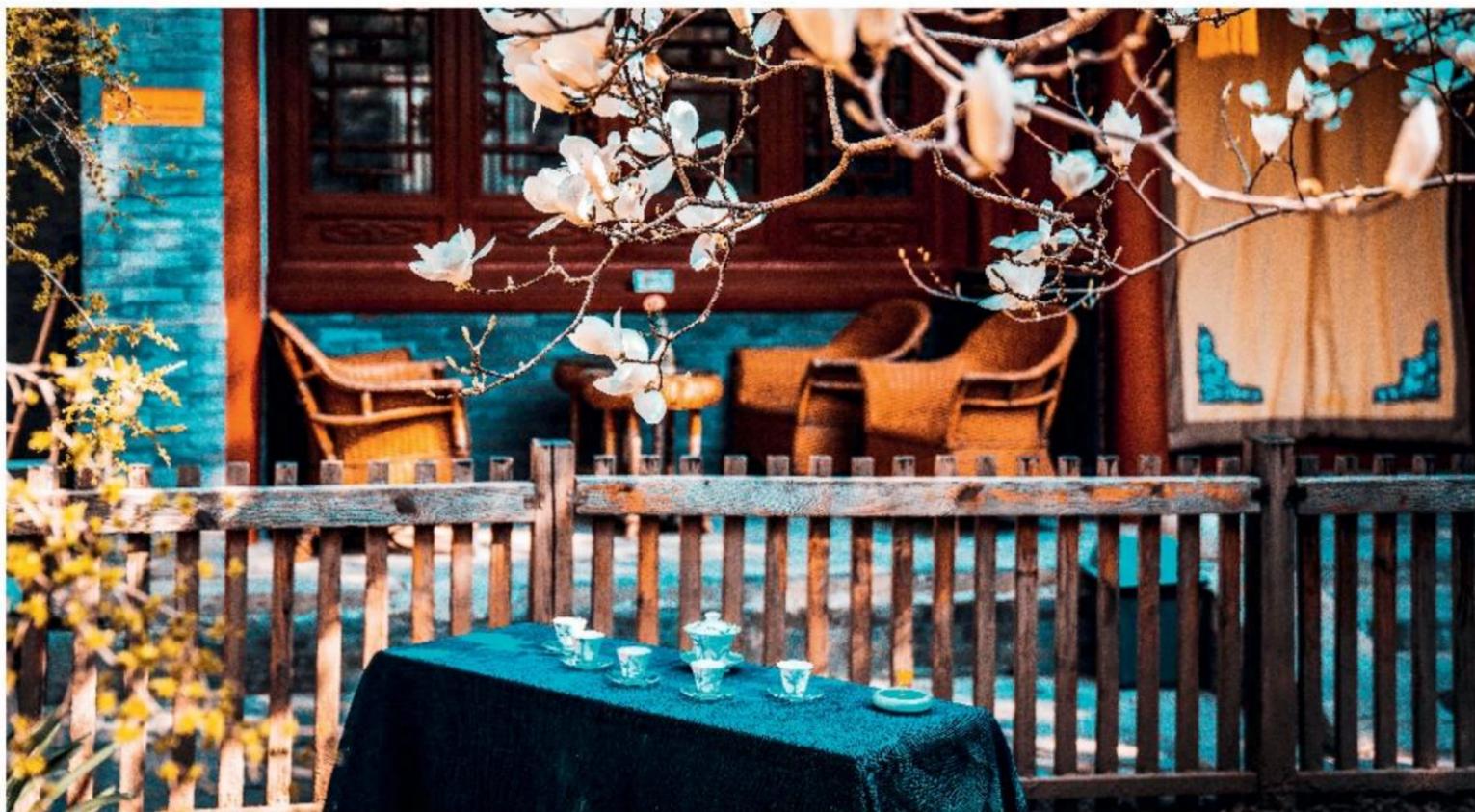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能下楼散步了，在小区里晒晒太阳，看着邻居家的小孩玩闹，觉得生活也挺幸福的。我偶尔开车来北京逛，地坛的银杏叶、龙潭湖公园的垂柳都很美，以前忙的时候都没注意到这些。虽然有时心情会突然沉重起来，但我不会再当回事，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喜怒哀乐本就是人类正常的情绪。虽然我叫喜悦，却也有让悲伤自然流淌的权利。我常常和父亲一起去公墓看母亲，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因为实在找不到共同话题，但感觉很自然。

回想起得抑郁症的这几年，失去的太多了，收获也不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了解自己、面对自己、接纳自己、原谅自己。也许将来抑郁症可能复发，但没关系，我能从黑暗中走出来一次，就能走出来第二次。💎

图 | 橙子同学

文一蟠桃叔

锤子轩



我曾经住在长安大学城的景泰城小区，有业主开玩笑称景泰城为锤子城，流传开来，我们业主便常戏称自己“家住锤子城”。

景泰城临街有家茶叶铺，名为景泰轩。有爱开玩笑的茶客起哄，说景泰城都叫锤子城了，景泰轩也要改作“锤子轩”，还套用唐伯虎的《桃花诗》编了几句：

“锤子城里锤子轩，锤子轩里锤子仙。锤子仙人种茶树，又挨锤子当茶钱。”笑死人了。

锤子轩老板爱书法，店里挂

着他的字，落款印章是“景泰轩主人”。那些“坏人”指着印章说：“这个也要改，改成‘锤子轩主人’吧。”

锤子轩主人姓高，叫高明。当年三十多快四十的年纪，比我大十来岁。但是人家家里有些资本，是闲着没事干才开的店，为解心慌。

锤子轩主人是个江湖人，爱热闹，爱朋友，挣不挣钱倒不放在心上。当然了，因为朋友多，生意很不错。

我没事常去蹭茶喝。那是20年前，流行喝铁观音，有时候也喝大红袍、凤凰单枞。我不懂

茶，但是我会“品麻”（西安话：自我陶醉）。不管啥汤啥水，我都喝得挤眉弄眼，舒坦得不行。我为人又随和，别人说笑话我就笑，别人不言语了我就说笑话。锤子轩主人爱我爱得不得了，不停地给我续茶，眼角眉梢都是笑。锤子轩主人说我除了不消费这个缺点，剩下的就全是好了。

我确实是干指头蘸盐，去了光喝茶不买茶。但我毕竟要脸，几次以后实在不好意思再去了，锤子轩主人却打电话喊我。我再回去，锤子轩主人指着墙上挂着的杯架，说最上面格子里面那个

青花的斗笠杯是我专用的，杯子上画了个卷毛狮子，颇有几分像我。

于是，隔三岔五，我心安理得地去蹭茶。不但有专用杯，店里靠着墙的太师椅也成了我的专座。我的背后就挂着锤子轩主人写的“茶道禅心”四个字。



我那时候单身，也无聊，没事就去“茶道禅心”底下一坐，也不是图喝茶，图那里人多，不寂寞。开始是蹭茶，后来发展到连饭都能蹭了。

锤子轩主人陪着一帮子闲人喝一天的茶，听着轻松，其实不易，没有个好膀胱你就干不了这活儿。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锤子轩主人临出门的时候交代我坐他的位置，给众人继续服务，不能让场子冷了。我跟锤子轩主人学了一整套沏茶手法，正想卖弄呢。我问他去吃啥。不管他回答是“盖浇饭”还是“牛肉面”，我都会来一句：“行，吃完给我捎上一份。”

锤子轩主人就骂：“我欠你

的？不管。”

骂归骂，捎还是捎，少不了我一顿饭。要是捎回来的是油泼面之类的，他还不忘带蒜。陕西人嘛，吃面不吃蒜，香味减一半。锤子轩主人心细。

我觉得在茶叶店吃蒜实在不相宜，就端出去吃。锤子轩主人劝我别出去了，街上灰大土大。我坚持原则，一定要出去，把碗端到树荫底下，蹲下来吃，也不管他路上车马喧。锤子轩主人咂咂嘴，感叹说：“小杨是个有眼色的人啊，洒脱得很哪。”

树底下摆了一盆鸡冠花，茶叶水浇大的，长得很肥。我一边吃一边赏花。我挑食，不吃豆腐丁，全挑出来丢到花盆里。我对鸡冠花说：“我吃哩，你看哩。我给你施个肥，施个高蛋白。”

却让锤子轩主人瞅见了，心疼他的鸡冠花，噘着牙花子央求：“好兄弟，不敢胡整，招蚂蚁，招苍蝇哩。”

第二天，他又要去吃饭，我又问他去吃啥。锤子轩主人冷笑道：“我去吃高蛋白呀，给你捎一份不？”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笑得都喷茶了。锤子轩主人一脸得意，笑着出去了。

等回来，还是给我捎饭了，炒了个回锅肉。那天，炒股票的大老王在，他一向嘴上少个把门的，就说锤子轩主人：“厚道呀。

自己吃高蛋白，给兄弟吃肉。”

一屋子人又喷了一回茶。

有一回，我还在单位上班呢，锤子轩主人就叫我。等我赶过去，发现店里有两个年轻女客。一介绍，原来都是锤子轩主人的妹子，一个是胞妹，叫高雅；一个是堂妹，叫高欣。

高雅和锤子轩主人一母同胞，长得却是两个样子；高欣倒是和锤子轩主人眉眼相像。

高雅是个学生娃，在陕师大读研；高欣已经上班了，上班的地方就在高新开发区，具体做啥我忘记了。对了，高欣比高雅长得好看一些，可能是高欣出社会早，会收拾打扮了吧。

锤子轩主人说，正好他两个妹妹过来玩，让我别客气，挑个女朋友。高雅和高欣挤在一起，哧哧地笑。

她们这一笑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显得有些拘谨，一气喝茶，也不说话。锤子轩主人说：“羞羞，把脸抠抠。你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蹭饭时候的厚脸皮呢？”

高雅比我大方，直接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房子有多大，有没有房贷。高欣也在一旁瞪圆眼睛等我回答。

锤子轩主人截住了话头儿，说他妹子：“高雅你嘴闭住，不要言传。你是研究生哩，要问你让高欣问。”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高雅说：“咋不能问？犯法呀？研究生也是人，也要吃饭哩。吃泡馍还要加凉菜喝冰峰哩。吃不好了还发脾气哩。我不问柴米油盐我问啥呀？难道我问——这位先生你平时爱喝什么茶呀？这不胡扯嘛！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最后头哩。”

高欣一笑，也说：“哥，你啥意思？为啥叫我问？在你心里，我都成啥人了？在钱眼眼里坐着呢，在钱缝缝里塞着呢，在钱罐罐里钻着呢，是不是？”

我对锤子轩主人笑道：“高哥，你家的女子都是花木兰、穆桂英。”

锤子轩主人摇脑袋：“惯坏啦，惯坏啦。”

聊了一会儿，我就走了。锤子轩主人悄悄跟了出来，偷偷跟我说：“娶我亲妹子，不要彩礼，我家还陪辆车；娶我那个本家妹子，也不要彩礼，但是你自己要买车。这两个女子我看着长大的，嘴巴刁一点儿，心好，模样都不差。正经人家，家教都严着呢。我的意思你懂吧。拾到篮篮都是菜，总有一个惹你爱。不管挑了哪个，都是美事。大年三十咱俩就能一个桌子夹饺子吃了。”

我说：“唉，我的好高哥，我一个都降不住。”

锤子轩主人白我一眼：“又不是老虎豹子，看你的出息。”



后来高雅和高欣我也见过几次，都是在锤子轩。她们有时候一起来，有时候单个来。来了也不喝茶，约好了似的，回回手里捧个奶茶。锤子轩主人苦口婆心道：“姑奶奶呀，奶茶不是茶，奶茶里也没有奶，你们喝那垃圾干啥呀！”

说完又往外轰，让我带着看电影去。如果没有记错，我带高雅看过一次，也带高欣看过一次。是非常纯粹的看电影，没有趁黑拉手手，连散场夜宵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后话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锤子轩喝茶，锤子轩主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就剩一个了哦。”

那天下阵雨，我淋雨了，赶紧跑进锤子轩躲躲。锤子轩主人把茶热热地沏上，然后就来了这么一句。

我问啥意思。他说：“高欣谈对象了，是个警察。就剩高雅了，原来二选一，现在没得挑了，再不下手，这个也没有了。”

那天，店里就我俩，没有旁人。锤子轩主人告诉我，他们家三个孩子。他老大，底下两个妹妹。大妹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一个人跑到街上去买泡泡糖，出车祸，不在了。他妈受了刺激，寻死过好几回，脑子也不太好了。后来就抱养了一个女娃，就是小

妹高雅。高雅用的就是死去的大妹的名字。对，两个妹妹都叫高雅。小妹高雅到他家时，他已经上初中了，爱她得很，一放学就带着高雅玩。他妈坚决禁止小妹单独上街，怕又出事。而小妹偏要去，从小就爱到街上逛。锤子轩主人就抱着小妹到街上，从南头走到北头，又从北头走到南头。高雅三四岁的时候，丢石头玩，砸到锤子轩主人头上，血流如注。锤子轩主人跑到医院缝了几针，回到家，见到小妹，头也不疼了，气也不生了，又抱着上街玩去了。一抱抱到9岁，都是大姑娘了，还抱。为这，小妹高雅在他们那条街都出了名了。有一天，兄妹俩在街上碰见学校老师。老师喝一声：“高雅，你下来，这么大了还要人抱！”高雅一下子蹦下来，从此再不让他哥抱了……

那天雨天品茗，没想到惹出他这么一番话来。

看我不说话。锤子轩主人说：“你个狗东西，你以为我们急着嫁女？哼，我们其实还舍不得嫁呢。”

嗨，我更不能接话了。

后来，我要结婚了。搬离了锤子城，去我媳妇学校分的房子住，锤子城的房子就租出去了。

临别时，锤子轩主人给我送了一把紫砂壶，送我出锤子城门口，幽怨地说：“小杨啊小杨，好茶好饭终究留你不住啊。”

从吓厨房 到下厨房



文 | 林特特

前几天看《脱口秀大会》，一名女选手自嘲做饭无能。她说：“对于别人，菜有快手菜、慢手菜之分；对于我，只有割手菜和烫手菜。别人是下厨房，我是吓厨房，惊吓的吓。”哄堂大笑，我也笑了，因为我想起我当年。

研究生一毕业我就结婚了，但结婚并不意味着我有过日子的本事。

刚开始家庭生活，我的厨艺主要靠策划。

比如，早上起来，我会问队友，吃西餐还是中餐？看他一脸迷茫，我再解释，西餐是饼干，中餐是方便面。无论啥餐，我都保证有“彩蛋”——饼干加鸡蛋，或方便面卧荷包蛋。

又比如，有客来访，我会做一道甜品，我叫它“赤壁”。很简

单，在薯片凹陷处加上酸奶，再在酸奶之上点缀几颗蓝莓。别说，味道不错，颜色也雅致。一片金黄，一汪雪白，几粒蓝，十组整齐地摆在红底描花的瓷盘中，好比那赤壁船队。

光靠策划不能长久，毕竟好文案离开产品都是虚无。一日，我端出“满江红套餐”，它们分别是排骨、西瓜汁、冰激凌球。队友称赞了我的创意，但无情地指出，排骨烧焦了，西瓜汁里面还有瓜子粒，冰激凌球是买的吧？这满江红套餐，顾客的反应也应该计入其中——“怒发冲冠”。

那个阶段，我像一个黑心的网红餐厅，全靠抖机灵骗生意，根本没打算有回头客。这期间，还发生过两次事故。

一次，我起了油锅，菜还没洗完，锅里油响，我一急，抄起洗菜盆，接了点自来水就往锅里倒。

锅是坚强的，火穿过它，烧出一道光，起码两尺长。我惊恐万分，抓起锅盖往锅上一投，准确率挺高，“啪”盖住了，而我已双手捂脸飞奔出厨房。

另一次，我在菜市场买了一整扇肋排，只让肉贩切割，却忘记分开包装。我将它们一起塞进冰箱，等拿出来时，刀劈不开，水冲不开。我将冰坨坨往灶台上一扔，无效；我再将冰坨坨往水池一摔——水池在冰坨坨的撞击下，裂开一个大洞，一地碎片，带着水渍溅到我的脚上，而冰坨坨经过自由落体依然顽固不化。我对着黑洞，绝望、无助、惊惧，我想，我这辈子怕是做不好饭了！

无论怎样磕磕绊绊，日后好朋友来家，我能端出四菜一汤了。但不敢留宿，因为会做的菜，只够

一天不重复，第二天又会再见。我列了个菜单，写下当年要学会的30个菜，还在旁边画过思维导图，试图从会做的一个菜延伸出更多搭配。

发小夙至今记得我招待她的一顿大餐。光荤菜就有蒸香肠、红烧蹄髈、合肥老母鸡汤、珍珠丸子。她边吃，我边详细讲述如何从前一晚就开始准备。她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提出洗碗，我欣然答应。

饭后，夙推开厨房的门，又出来了：“还是我们一起洗吧！”——由于不熟练，我不但备餐时间长，还“差生文具多”，葱一个碗，蒜一个碗，几种食材就放几处，为做这顿饭，我用掉了我们家全部的餐具。

夙问我：“如果有10个鸡蛋，其中一个坏的，你找出这个坏鸡蛋要用几个碗？”“10个。”我坚定地答。“好的，我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碗了。”夙叹气。

“你呢？”我好奇。“两个，一个大碗，一个小碗。打一个在小碗里，是好的就倒进大碗，反之倒进垃圾桶。”夙答。我感受到什么是厨房里的智商压迫。

厨艺到达这个水平时，我怀孕了。从此，我过上饭来张口的生活，父母公婆轮流来伺候。9个多月后，孩子和家政阿姨同时出现在家里。我只用准备孩子的口粮，母乳。

三

几年间，我除了做孩子的辅食，没下过厨房，直到两年前，孩子网课在家，阿姨返乡未归，我不得不又拎着菜刀上岗。

不知是生活经验丰富了，还是科技进步了，这次我在厨房游刃有余。可以说，奇奇怪怪的小家电、各种美食App，拯救了多少都市手残党，包括我。

我置办了三口锅，煎烤煮一体的摩飞锅、自带做菜程序的智能锅，还有一个空气炸锅。破壁机是好东西，也能当锅用。

我关注了一堆美食博主，使用过若干做菜小程序。我的心得是，同类菜中，查用时最短、点击量最高的那则短视频最有用：用时短说明容易操作，点击量高说明味道不错，受欢迎。我用过一个小程序，当你不知道做什么时，就把已有的食材全部输入，点“确认”，须臾，它们便或组合搭配，或各自成菜，系统给出若干种选择。手机比你想得明白。

此外，制订一张私家“菜程表”，事半功倍。

每天都要想吃什么，同时营养要均衡，舌头要保持新鲜劲儿，说实话，有点头痛。因此，我认认真真排了表，分早中晚，将食物分类。比如，早餐需要饮品、主食、水果、肉类。其中，饮品有牛奶、豆浆、麦片等，主食有花卷、

包子、饺子、饼、面包、蛋糕等。水果、肉类以此类推，午餐、晚餐如早餐般，将鸡鸭鱼肉海鲜罗列出来。同时，有哪些外卖、预制菜适合做加餐，统统列在表内。

每半个月一次大轮回，真真是《红楼梦》中管厨房的柳嫂子说的，把菜名写成水牌，转着吃。所以，其实只要动半个月脑子，好好记录，剩下的，微调即可。当然不怕辛苦的，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大轮回。

家常菜就那么几个，全家都爱吃的也就那么几道。找对菜谱反复练习，一道菜做十遍，第十一遍，你就可以拍视频了。

我在古籍出版社工作过，当年，社里有一本常销书法书《永字八法》。编辑对我说，你把“永”字练好，常用的笔画都能练到。同理，一些菜，你把它们练熟了，便能分解、演化、重组，无限延伸。

看《脱口秀大会》前，我用空气炸锅做了烤羊排，炒了蛋炒饭，炖了玉米排骨汤，还清炒了一盘花菜。

“别人是下厨房，我是吓厨房，惊吓的吓。”女选手在屏幕上说。我笑了，成长是一生的必修课。时至今日，我下厨房，也依然“吓厨房”，吓别人。比如，除了我，全家都不吃辣，每当我想发火，就炒辣椒，不开抽油烟机，在呛人的辣味中，人人都感受到我的怒意，并受到惊吓。💎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文一南在南方

赖床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赖床，虽说是“春眠不觉晓”，但那份清爽劲儿，那点儿富足感，想想顿觉可人，仿佛海棠春睡。

“海棠春睡”跟杨贵妃有关。宋人乐史《杨太真外传》里说，明皇登上沉香亭，良辰美景岂可无人分享。召贵妃来见，不料“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看上去唐明皇情商很高，用的修辞也清奇。自此，“海棠春睡”这四个字就是对赖床的形容，直到苏东坡写“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才写回海棠。

赖床值得回味。《诗经》里

有一首写一位官人赖床的诗：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女人说，鸡都叫了，人家都去上朝了，快起床呀。男人说，哪里是鸡叫啊？分明是苍蝇叫嘛。女人又说，天都亮了，朝堂上的人都满了，起来吧。男人又说，天没亮啊，那是月光。女人叹口气说，人家上朝的都要回来了，别怪我催你呀。

这窃窃私语真让人会心一笑，倘若要有个理由和心上人多待一会儿，赖床这个理由再好用不过了。

《诗经》里还有一首赖床的诗，不过这首诗里赖床的时间短了一点儿：“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

将翔，弋鳧与雁。”

女人说，鸡叫了；男人说，天没亮呢。女人叫他起来看天色，启明星那么亮。于是男人就起床了，去水边猎雁。两个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没什么不好。

赖床的人都恨公鸡，恨更夫，恨马蹄，恨闹钟。赖床的情趣，在于小懒。尽管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勤快，就像课文里写鲁迅先生在课桌上刻“早”，可偶尔懒一下，闲一会儿，不那么赶时间，也挺好。如同阿尔卑斯山谷路边的标语牌：慢慢走，欣赏啊。

可懒惰不一样，久之成为积习，便是缺陷。有一回，我看白居易的诗中写道：“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馀。”不禁哑然失笑，洗个澡才发现自己瘦了，再叹息自己现在才四十来岁，要是到了七十岁可怎么办呢？



还有嵇康，好友山涛要他做官，他写绝交信说：“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意思是说我这么个懒人，你让我当官？太不够朋友了！

汉代名师边韶，字孝先，大约也是个懒人。弟子给他编了个

顺口溜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他不同意，说他那大肚子就像个竹筐子，里头装的都是诗书：“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虽说是辩解，可赖床的兴味，正在于半梦半醒，与“梦里不知身是客”

不同，那是由不得自己。

赖床的人，以小儿最为可爱，就算被大人掀了被子，喊一声“太阳晒屁股了”，那一团婴儿肥到底还是让人喜欢，况且身段又软，常常睡成一个匪夷所思的形状。渐渐长大，而父母尚在，赖床都心安理得。◆

东北老姨离经叛道的爱情

文 | 裴颖

夫妻俩久别重逢，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悲大喜，仿佛只是一个妻子照例来接远行的丈夫回家。



在长白山脉那无数纵横的支脉下，大山大河之间坐落着许多家工厂。它们大多是早年间由各地支援建设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

我姥爷小时候跟随父兄闯关东，辗转在一个山区工厂的供销服务社做售货员，自此扎下了根。之后，他和我姥姥结了婚，一共养育了6个儿女。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姥爷最小的闺女丽萍，也就是我的老姨，已经20岁了。她面庞白净，高挑俏丽，1.7米的大个儿挺招风的。正值改革开放，青春靥

丽的老姨便格外追求绚烂多彩、恣意潇洒。她自己改喇叭裤，还抢姐姐的的确良衬衫穿，走出去谁都忍不住要多瞧她两眼。前院的王大娘同我姥姥讲：“这个老丫头可比她大姐二姐疯张（不稳重）啊。”

那时候，厂子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男婚女嫁大多在内部就能解决。家里有半大丫头的爹妈，看着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们，心里早就有了一本账：谁家孩子到了该找对象的年纪，谁家孩子的品行脾气好，谁家的家底厚……大家都擦亮了眼睛，打定主意要为自家儿女挑个好对象。

我老姨那时也搞对象，而且

搞得轰轰烈烈，人仰马翻。她看中的男人叫钱泽中，长得高大端正。因为母亲去世得早，没人管教他，性子逐渐长野了，班也不好好上，天天打架斗殴，他爸、单位领导的管教都不听，甚至连厂里的保卫科都拿他没办法。

姥爷姥姥一辈子老实本分，小女儿这离经叛道的恋爱，自然触及了他们的底线。

姥姥先让我妈和二姨去给她分析利害，但没有说通。姥爷平时沉默寡言，最后忍不住抡起笤帚打了老姨一顿，把她关在了家里。但平房的木门和窗户是关不住一个热恋中的叛逆女孩的，这段恋爱仍旧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最后还发展到要结婚的地



步。

姥姥姥爷当然不同意，老姨便从家里偷出户口本，跑了。到了举行婚礼的那天，她烫了头发，穿上了红呢子西服，但姥姥姥爷都没去看一眼。相比两个姐姐，老姨的嫁妆着实有些寒酸，只有姥姥瞒着姥爷给老姨做的两床被子，还有哥哥姐姐们私底下凑的一点钱。

可不管怎么样，钱泽中都变成我老姨父了。

老姨婚后确实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

因为总旷工，老姨父被厂子除了名，干脆做起了山货买卖，往广州那边贩卖。那时他出手阔绰，时不时就会领老姨到南方游

玩一圈，万把块钱的雅马哈摩托也是说买就买。

有一次，姥姥瞒着姥爷，带我和表弟偷偷去老姨家玩，我真是开了眼——在那个物质还不是特别丰富的年代，老姨家里到处都是从南方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桌上摆着栩栩如生的木雕孔雀、晶莹剔透的琉璃金鱼、精美的玻璃相框。相框里放着一张合照，老姨和老姨父戴着墨镜靠在一起，笑得灿烂。他俩的视线同时看向左上方，似乎在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半年之后，老姨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她怀孕期间，老姨父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饭，那时的东北，冬天基本见不到绿色蔬菜，老姨父就让跑长途客运的司机从外地捎菜回来，用厚厚的棉花套子裹着，呵护着里面那嫩生生的绿色，就像他呵护着老姨和孩子。

老姨临产时，医生发现孩子太大，胎位也不正。那时厂医院做不了剖宫产手术，孩子憋得太久，生下来就不行了。老姨为此伤心了好久，老姨父也颓废了一阵子。

老姨休养期间，老姨父天天熬小米粥、做红糖鸡蛋伺候着，老姨的脸色比怀孕之前还要好。都说患难见真情，老姨父的表现一度让家里人对他们的婚姻放下心来。

可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半年，一天傍晚，老姨慌里慌张地来找我妈，说派出所的人在找老姨父，具体出了啥事她也不知道。

我妈问钱泽中上哪儿去了，老姨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他好几天不回家你也不管？”

“他经常这样，过几天就回来了，这次我也没咋当回事啊。”

第二天，我爸托人去派出所打听，说老姨父是在外面犯了事，事还挺大。这时，老姨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有时她去派出所打听消息，旁人看着这个挺着肚子寻夫的女人，无不投去怜悯的目光。派出所所长甚至婉转地对她说：“让钱泽中回来吧，别跑了。”

老姨都要哭了：“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能挺个大肚子上派出所问吗？”

二

见老姨父总也不出现，我妈就把老姨接到我家照顾。1990年冬天，老姨生了个女儿，取名“玥玥”。孩子抱到身边，老姨盯着她好像看不够。出院后，老姨回到自己家坐月子。冬天，东北山里的气温降到零下30℃，要是遇到刮“大烟炮”（暴风雪）的

天气，更是寸步难行。就在一个刮“大烟炮”的晚上，老姨父竟然骑着摩托回来了，他头上的狗皮帽子、脖子上的脖套好像和眉毛、眼睛都连在了一起，挂着细细的白色小冰碴。怕摩托冻上了打不着火，他就没熄火，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老姨心惊胆战，红着眼睛说：“看一眼孩子就赶紧走！”老姨父低头亲亲那张小脸，孩子被冰得一激灵。他往小被褥下塞了一些钱，又看了一眼老姨，啥也没说，又走了。

听着摩托车的“突突”声渐远，老姨揪着的心松了些，眼泪又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掉。邻居大娘赶紧在旁边念叨：“坐月子可不能哭。”

玥玥3个月大的时候，老姨父还是被抓住了，一家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大家都心疼老姨和玥玥，为母女俩的将来感到担忧，可姥爷没吐口，谁也不敢提让她们回娘家的话。为此，姥姥着急上火，在炕上躺了几天，姥爷最终才默许她们进家门。

老姨没有正式工作，也没了丈夫，就得靠自己把日子过下去。她性格要强，不要哥哥姐姐的钱，玥玥还没满周岁，就把她留给姥姥带，自己出去干活了。

夏天，她起早去冰棍厂上货，顶着日头走街串巷卖冰棍，



但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根。有时候为了多卖一点，她要走到很偏远的地方去，一个夏天下来，皮肤晒得黧黑。冬天，她去糕点厂做炸麻花，热油把她的手烫起了水泡，总是这次伤还没好，下一个又覆盖上了。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小，还不理解生活的艰辛，只知道放学后就盼着老姨早点回家，这样就能吃到她卖不完的冰棍，还有特地留下的麻花渣。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玥玥从小就不太活泼，性格有点闷闷的。舅舅、姨妈们都可怜她的身世，对她更加偏爱，只要自家孩子有的东西，从来不落下她的那一份。

每年过年，姥姥家都很热闹，大大小小将近二十口人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可这热闹的场景总会勾起老姨满腹的委屈和自卑——所有的孩子里，只有玥

玥没有爸爸疼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玥玥的任何一点小淘气都会引得老姨勃然大怒，捶她几下。一次，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冲着老姨嚷：“心情不好就打孩子，孩子招你惹你了？这孩子托生到咱们家算是倒了霉了。”

也许是这句话戳到了老姨内心深处的痛点，她顿时泄下气来。

三

1992年，工厂从山区整体搬迁到了城市，老姨也跟随姥姥姥爷来到城里安家。姥姥姥爷的年纪大了，玥玥还小，老姨发现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变大了。

经朋友介绍，老姨在一家洗衣店找到了工作。干一天活儿挣一天工资，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得请假，老姨几乎是全年无休。

我念的高中离那家洗衣店

很近，有时中午没带饭，我就去老姨那儿蹭饭吃。每次去，老姨都高兴得不得了，要出去给我买好吃的。一次无事可做，我就进到洗衣店后面的操作间转悠，这才知道老姨的工作环境有多么恶劣——洗衣机发出嘈杂的轰鸣声，熨烫机喷出的蒸汽发出“刺刺”声，不大的空间里雾气蒸腾，水汽弥漫，一年四季都潮湿极了。

老姨在这家洗衣店一干就是8年。身边不断有人劝她离婚。老姨长得好看，不乏追求者，干洗店旁边的一个小老板就看上她了，常买些好吃的送给她，只说是买给玥玥的。

干洗店老板也有意撮合，就把双方的情况明说了。小老板表示自己没孩子，也不介意老姨带着孩子，他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真离婚了才行。老姨迟迟下不了离婚的决心，久而久之，小老板就放弃了。

后来，老舅总说我们家就属老姨最傻了：“人家王宝钏也才苦守寒窑十八载，也不知道她在守个啥。”

为了爱情吗？好像也不是。在山区生活的那些年，老姨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老姨父，连物品钱财都没有给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写。我猜，一来是她拉扯孩子没时间，经济上实在不宽裕，二来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惩罚

老姨父。

搬迁到城市之后，我们离老姨父所在的监狱更近了。早年，老姨父的一个狱友出狱后帮忙带话，还送来了一个手工艺品，说是老姨父给玥玥做的。老姨收下之后，也没什么反应。

再后来，监狱里开通了“亲情电话”，老姨父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家里的座机号码，就打了过来。我无法知晓老姨当时是什么心情，只是后来听她对我妈说：

“我去了和他说啥？这么多年我们娘俩都过来了，我都恨死他了，一眼都不想见。”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老姨说“恨”。只是年少的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姨恨了十多年，却还要维系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老姨终究还是去了监狱一趟。

她和老姨父见面的场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她说老姨父在里面一点都不显老，还养得白胖白胖的——因为有一手好厨艺，他在监狱的厨房里帮厨。想来，他那种人大概在什么环境下都能适应吧。

自从探监回来以后，老姨就再也不提找对象的事儿了。我妈说老姨这是铁了心等着，让大伙儿都别操心了。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人在二十出头懵懂的状态下，因为爱情选择了那个终生相伴的人时，其实有可能并不懂什

么是爱情。而等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爱情的时候，岁月忽已晚。

几年之后，每家的条件都好了一些，兄弟姐妹们就凑钱给老姨盘了一个洗衣店，她终于结束了给别人打工的日子，自己做老板了。

四

没有爸爸的陪伴，玥玥也长大了。老姨对她的学习抓得很紧，她也算争气，一路考进大学，没让老姨太操心。

难得的是，相比小时候，玥玥的性格开朗了很多。从小到大，她都没问过爸爸的事，仿佛这个人压根就不存在。

我们曾在私底下问玥玥为啥从来不问她爸的事，她看着我们，无比真诚地说：“我身边没有他，没有概念呗。我有我妈，我有姥姥、姥爷，再说还有咱们这一大家子，我感觉挺好的。小时候不懂，长大懂了，也想不起他来了。”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老姨父减了刑期。他刑满释放的时候，玥玥已经24岁了。得知这个消息，老姨和玥玥一时间都有些不适应。

那天，老姨去火车站接刚出狱的老姨父，在出站口乌泱乌泱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他。老姨父留着板寸，短短的发茬已经

花白了。

夫妻俩久别重逢，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悲大喜，仿佛只是一个妻子照例来接远行的丈夫回家。在路上走了好久，老姨才扭头对身后的老姨父说：“玥玥没在家，她现在做导游，出去带团了。”

一进家，老姨就给老姨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换了一身新衣服，还陪他去办了身份证。看在老姨和玥玥的面子上，家里人都真诚地接纳了老姨父，包括一直不喜欢他的姥爷。见到老丈人，老姨父面露愧色，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一个劲地保证：“回来我一定好好过日子。”

在监狱里面待了20多年，老姨父不可避免地跟社会脱节了。刚出来那会儿，他看啥都觉得新奇，说话做事中规中矩，处处透着拘谨。可时间一长，他就感觉自己摸到了些“门道”，心思又活泛了起来。

那段时间，老姨父参加了几次朋友聚会，过去那些朋友现在大多在社会上混得不错，吃得开。出于客套，他们对老姨父还挺尊敬，恍惚之中，老姨父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做“大哥”时叱咤风云的感觉。

老姨父回家3个月后，老姨来找我妈，说要离婚。

我妈吓了一跳，连忙问发生了啥事。老姨说：“他还是不着调。这一阵子，烟酒又都捡起来

了，天天和那些人吆五喝六的。说实话，现在有他没他都一样，我可不想老了还得供着他胡吃海喝。”

我妈有点担忧。可过了一段时间，这场离婚风波居然偃旗息鼓了。据说是因为玥玥找老姨父谈了话：“如果你想和我俩好好过，就靠谱一点。要不然，这么多年你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你老了我也没有养你的义务。我还是和我妈过，你自己出去过！”

老姨父被女儿噎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他偷偷对老姨说：“她随了我，性子狠起来，真能干出来啊……”

此后，老姨父收拢了乱七八糟的心思，终于和老姨过起了正常的日子。因为在监狱里一直练着厨艺，家务老姨父几乎全包了。老姨苦尽甘来，终于在50多岁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每天早上，他们一起骑着摩托去菜市场买菜，晚饭后，又一起下楼去溜达。看着他们形影不离的样子，外人都觉得这是一对恩爱夫妻。

五

2018年，玥玥要结婚了。这些年，老姨总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每次买之前都挑来拣去的，恨不得一件衣服穿个十年八年。趁着玥玥结婚，大家都劝她买几件好衣服，可她在商场里挑花了

眼，一直拿不定主意。

在商场的试衣镜前，老姨的身材仍然高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穿喇叭裤、花衬衫的时尚美女的影子了。她选来选去，最后长叹一口气，感叹自己穿衣服最好看的年龄早就过去了：“年轻时候的腰身哪能回来啊！”

在玥玥的婚礼上，老姨父牵着女儿缓缓前行，亲手把她交到了女婿的手里。到了致辞的时候，在家里准备了好几天，头天晚上练了十多遍的老姨父，刚一开口就说不下去了。他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大哥”的霸气。我四处搜寻着老姨的身影，只见她头发盘起，穿着米色风衣、小西裤、高跟鞋，正热络地招呼着亲朋好友，脸上全是喜悦和平静。

后来，做了外婆的老姨，眉目变得愈发温和。她抱着外孙哄睡觉，附近的桌子上，还摆着那个老式的玻璃相框。里面的一对年轻男女戴着墨镜，相互依偎着，笑容依旧灿烂。💎

（来自网易人间工作室）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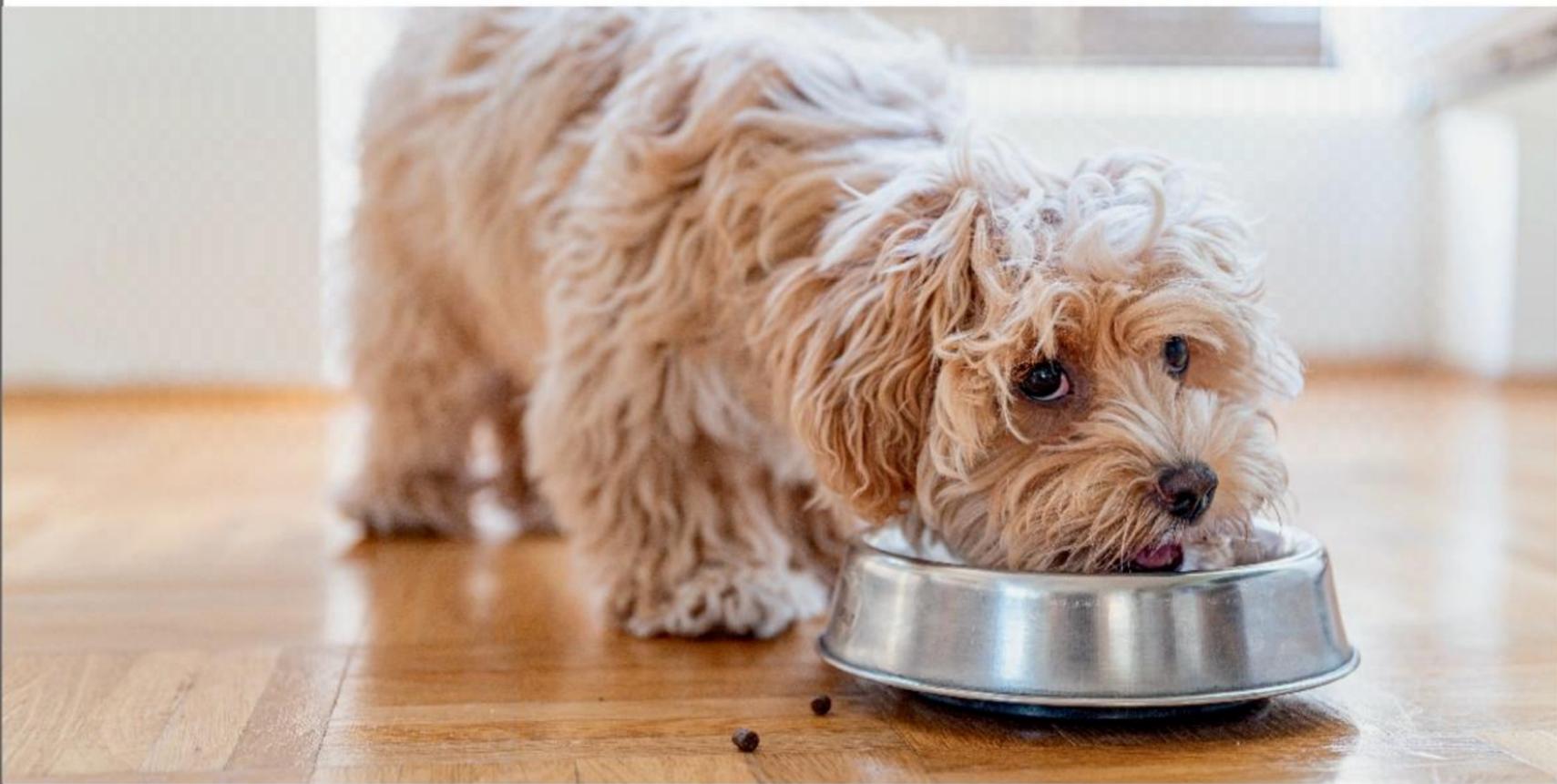
空瓶子(外两首)

文 | 孙君飞



空瓶子

我家的小狗好像一只空瓶子
无论吃多少
它都觉得吃的只是一个瓶塞
肚子里面仍旧空空如也



文具

铅笔讨厌橡皮
橡皮讨厌铅笔
但是它们都喜欢文具盒
所以又高高兴兴地住在一起



泄气

再神奇的风
也不能把一片树叶吹成果实
而当我泄气的时候
怎么就像从果实变成了一片树叶呢💎

16064
RF



哑巴画家

文
—
李
濛

我曾在水碾河住了3年，据说这里是成都最老的小区。房子修了一茬又一茬，居民换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年老的，中国的、外国的。唯有火锅味和麻将声，年年岁岁总相似。这里像一个传了几代人的卤水坛子，各种食材丢进去卤一卤、浸一浸，便会染上那股子陈年香气，卤水也因此变得更厚、更醇。

我家楼下住着一位哑巴爷爷，不知年龄几何，须发灰白，身材敦实，笑起来嘴角咧到眉梢，露出两排粉白的牙花。哑巴爷爷平日依靠低保和给人刮脸、剃头

为生。剃头摊在楼门前的大枇杷树下，一盆，一桌，一椅，刮脸3块，剃头5块。

这哑巴爷爷除了剃头，还揣着两手绝活——爱画画，一卷废报纸经他手没多久，留白处便画满了芳草、美人，线条灵动，飘然欲仙；善雕刻，一块破木头被他摆弄几天，便成了一尊小小的观音坐像，低眉垂目，仿佛看尽世事。除了吃饭、睡觉，哑巴爷爷平日里只做4件事——画画、雕刻、剃头、喝酒。没有顾客时，他就趴在那张窄窄的石桌上，从裤兜里摸出未完成的木雕，捏着刻刀的

手指一颤一抖，人物的眉眼就显出了轮廓；再轻点几下，美人的双眼就有了顾盼的神采。刻累了，他就掏出怀里的小酒壶，喝上几口，假寐一会儿，等酒气从腹部升起，冲破喉咙，打出一个长长的酒嗝，这场午睡便结束了，哑巴爷爷又回到他的创作中。

哑巴爷爷不是生来就哑的。他年轻时耳膜震坏了，聋了几年后，他的语言能力也渐渐退化了，讲话嗓门很大，吐字却不清，舌头似短了一截，心里想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旁人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一着急，

伸手去拉人家，脖子上鼓起青筋，嘴巴张得更大，嗓子里滚出一串含混不清的音节。街坊邻居有时路过他的剃头摊都绕着走，生怕他拽着人聊天，讲一堆听不懂的东西。

小区里的娃娃们倒是喜欢找他玩，拿着纸和笔求他画画。哑巴爷爷随手勾出几条线，娃娃的脸就跃然纸上。他喜欢教娃娃们画画，不收钱，教得还很用心。但小孩子三分钟热度，没多久就被别的事物拐走了心思，再加上他耳聋，只会点头傻笑，渐渐地，孩子们失了兴趣，剃头摊又冷清下来。

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哑巴爷爷的老伴儿听得懂他的语言。他的老伴儿看上去年轻些，脸圆圆的，笑起来眉毛、眼睛、嘴巴像贴在面皮上的五条细弧线。她常跟在哑巴爷爷身后，旁人露出困惑神情时就出来充当翻译。有时，我们在楼道里相遇，寒暄几句，哑巴爷爷拉着我好一顿叽里呱啦，我求助般地望向他身边的老伴儿。他的老伴儿笑眯眯地说：“他说树上的枇杷熟了，再不采摘就要被鸟儿吃光了。”

我点点头，贴着他耳朵问：“爷爷近来又有新作品啦？”

哑巴爷爷眼里闪出两道光，又是一阵叽里呱啦。他的老伴儿说：“有啊，天天都在画，闲不住。”

我说：“您这能耐是跟谁学的啊？”

他的老伴儿翻译道：“没学过。从小就喜欢画，画啥像啥，可惜不能当饭吃；不画，又像没吃饭一样难受。”

水碾河在一环内，是成都生活的浓缩，是市井的万花筒。它像地球那样自转着，有人跌出去，也总有人被卷进来。几年前，小区搬进来一位艺术生，20多岁，扎小辫子，留小胡子，看着颓废，人却挺热情。大概是带着惺惺相惜的情绪，他和哑巴爷爷成了忘年交。他听不懂哑巴爷爷说的话，哑巴爷爷也听不见他说的话。但是，没关系，搞艺术嘛，就用艺术来交流。那段时间，哑巴爷爷常去艺术生家，帮忙修理漏风、漏水的窗框，完事后两人就一起翻翻画册，临摹名画，喝点儿小酒，交往甚欢。

一天，艺术生从旧货市场淘到一本敦煌画册，带回来同哑巴爷爷一起欣赏。哑巴爷爷看得如痴如醉，粗糙的手指轻轻抚过画面，又突然停住，手往衣襟上蹭了又蹭，仿佛怕弄脏了仙女的衣裙；喉咙激动得一颤一颤，另一只手里握着酒壶，却忘记了喝。他把封面、封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指着“敦煌”两个字，铆足劲发音，连试几次，终于听起来像样了。之后，他常从艺术生那里借来画册，潜心临摹，却总不满意。

他提着衣摆，手舞足蹈地比画了一番，艺术生明白了，哑巴爷爷说，仙女飞天的状态不好画，他不知道该怎么让仙女飞起来。

大概住了两年，艺术生搬走了。临走前他找哑巴爷爷剪了小辫子，刮了胡子，看上去和那些找工作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哑巴爷爷不肯收钱，于是艺术生就将那本敦煌画册留在了剃头摊上。

哑巴爷爷手捧画册回了家，把餐桌收拾干净，铺上毛毡，再铺上宣纸，洗了手，摘一支狼毫笔，浸足墨汁，长吸一口气，然后笔落纸上。先起稿，接着勾勒衣服头发，笔随纸走，手随笔走，线条轻盈、流畅，似乘着风一般。老伴儿抱怨他占了吃饭的地儿，他也不理，不眠不休，从傍晚到天黑，从天黑到天亮，终于画毕，额头津津冒汗，推窗通风，阳光射入，落在画上。

后来，听说哑巴爷爷常在河边的公园里放风筝。风筝上是一位手持长笛的飞天玄女，衣袂飘飘，如行云流水。风起，风筝扶摇直上，仙女身上的飘带在空中浮了起来。阳光洒落，风筝如鼓起的蝉翼，轻盈透明，裙摆上的褶皱波浪般随风摆动。公园里的人驻足仰头观看，屏息凝神，生怕一出声，就惊扰得仙女飞远了。💎

图 | 令山一只



—— 加班：世界“大同” ——

我真正认识自己，是在上班以后，尤其是在意大利上班以后。

上班前，我对意大利公司有许多刻板印象。当然，这些刻板印象都来自大学期间对意大利人生活的观察：懒，定时下班，爱迟到，没责任感。我也是个懒人，也

曾幻想自己能过上我见识过的意大利银行、邮局、警局里那些上班聊天喝咖啡，下午4点就下班提包走人的神仙日子。

没想到这些刻板印象在真正工作之后都成为空想。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建筑事务所，人事安排我晚上9点去公司面试。接到面试邮件那天我又惊又喜，但又隐隐觉得不妙：怎么会有干到那么晚的意大利公司？惊恐地思忖了好几天，我还是如约前往。意大利的夏天，晚上9点太阳还未落山，到了事务所，余晖照耀在人头攒动的办公室里，成排的电脑遮住了忙碌的脸，完全没有人有下班的意思。

后来，我也习惯在落日余晖中加班到深夜。也真正意识到，意大利在经济和现代化程度逐渐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多个城市稳稳坐在“设计之都”的椅子上，确实是一群为了理想不要命的设计师创造的奇迹。

在意大利，做设计的和干其他行业的有着天壤之别。其他行业从业者下班后在公司多待一秒，都会让人怀疑他的亚平宁血统是否变异；而设计行业的人已然把加班美化成了实现理想抱负和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加班越多，设计师们就越能获得一种奇怪的快感，所有顶着黑眼圈但快乐无比的设计师彼此惺惺相惜，苦中作乐，追逐那为数不多的设

计赛场上的奖章和荣誉。在这一点上，意大利设计师赶在其他行业的人前面，与世界接轨，实现了世界“大同”。

—— 吃苦与隐忍 ——

我刚毕业时对于工作的想法还很单纯：不就是熬夜加班吗？我在中国读高三的时候，哪一天能在凌晨两点前睡觉？当时办公室还有几个中国人，大家一起拿着微薄的工资，一起含辛茹苦地加班。

我看过一个叫《天桥骄子》的时尚设计节目，节目里有个中国设计师，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很苦、很累，在卧室墙壁上写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来激励自己。当我来到国外，看到外国人那么不能吃苦，突然意识到，“吃苦”成了中国同胞的一种荣耀徽章——你们外国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这样吃苦？

吃苦耐劳似乎已成为华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有着无可争议的优点。华人从摆摊到开洗衣店、开餐馆，埋头苦干，一代代传承，而吃苦耐劳的DNA也随着血脉的延续得到传承。

而意大利人的行为指南却恰恰相反。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跳槽到一家几乎全是意大利人的公司以后。这个公司除了我只有一个亚洲人，他叫Adri，是印



尼人，和我年龄相仿。意料之中，我和他成了这家公司最常加班且总加班到最晚的设计师。

我们常自嘲是“苦力组合”，公司但凡有需要加班的比稿，都会叫上我们两个。起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能力的肯定，久而久之就开始质疑：怎么又是我们两个？我试图寻找答案。尽管中国和印尼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近，但我和Adri在公司里的行为模式非常相似：我们上班的时候不爱说话，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且有说“谢谢”和“对不

起”的习惯。和我同期进公司的一个意大利女生，下班时常常抱怨自己的工作繁重且内容枯燥，上班时和同事抱怨自己生活中的琐事，尽管她的一切抱怨在我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毕竟多干一些活儿总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也就是我常认为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可让我诧异的是，她的抱怨居然真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而她没做完或做不好的那部分，全都转移给了我和Adri。我开始逐渐对“能者多劳”这件事产生了质疑，我觉得自己

是个天天加班给人收拾烂摊子的傻冒。

在意大利公司，有两种人容易获得老板的青睐：一种是特别能聊的、善于给老板表达自己想法的，还有一种就是执行能力强的。显然，大多数沉默的亚洲人属于后者，而后者也往往是公司里付出精力最多的。好在我们公司的文化氛围还算不错，有时候我非常感激意大利人的热情，他们像火把一样，喜欢一次又一次靠近你，不厌其烦地主动交流内心的想法，试图打开你冰封的嘴和



心。我的一个领导有一次与我和Adri闲聊，他说看出来我们两个都特别害怕老板，不敢和老板说话，他说：“难道你们在家里也都这样害怕自己的爸爸吗？”

我和Adri无比坚定地告诉他：“是的，我很怕爸爸。”

我在这段对话过去一年以后，才终于有了给老板写邮件提意见的勇气，但我想我可能终生都没有办法鼓起勇气给我爸爸提任何意见。我在“规矩”中长大，不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便有时候有自己的主见，也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只能尽量压抑自己的内心，习惯成为一个“小孩”。我想这可能就是造成我不善于表达、特别能隐忍的性格的原因。沉默、忍让实际上是童年时期的我为了避免与家长“交恶”而筑起的防御系统。我在过去也常认

为这是我能扛下困难的理性表现，可如今我发现，隐忍实际上只是在逃避冲突，它无法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只能让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

—— 我真正获得的故乡 ——

虽然说意大利人喜欢种田，喜欢和家里人待在一起，对吃要求极高，他们在某些地方和中国人的习惯出奇的相似，但我还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对人们性格的塑造。

意大利人更像是群居动物，他们从小和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吃饭时聚在一张大长桌上无所不谈。对于我的意大利同事来说，如今背井离乡独自来米兰打工，同事就变成了他们代替亲人、朋友的情感寄托，吃午饭、喝咖啡、下班聚会，他们都喜欢成群结队地结伴而行，独自

居家办公能要了他们的命。而我这种亚洲小孩自小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业、玩电脑，久而久之养成了无论什么事都独自行动的习惯。这样的独来独往，在一家全是意大利人的公司里是非常离奇的——孤独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到安全屋里的享受，对意大利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

三四年前，我在国内的母校时接待过一批来做交换生的意大利校友。他们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连上宿舍的Wi-Fi，和自己家里人视频通话，屏幕两头儿的人都眼泪汪汪，宿舍里所有的意大利人哭成一片。回想起来，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和家人道别——你只有在家人面前表现出特别坚韧的那一面，才能让他们足够放心，我坐上去机场的车，不敢回头看家人看着我离去的表情。隐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它只能让你这个人看起来很酷，但它把最残忍的部分都留给了自己内心和身边最亲近的人。

贾樟柯有一句特别触动我的话：“我在遥远的北京、我在巴黎或者我在纽约，我会想我的故乡，我才开始理解我的家乡，理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理解我的父母和同学，理解我的家乡，理解很多事情。所以我真正获得我的故乡，其实是因为我离开了它。”



中国邮政
微商城订阅
(上半月)



中国邮政
微商城订阅
(下半月)



读者·书房
微店订阅



天猫《读者》
旗舰店订阅



京东《读者》
旗舰店订阅

欢迎订阅

2023年

《老年博览》杂志

博众家之长，览世间万象。
助老年人生，享幸福夕阳。

大开本，大字号，一目了然

读者传媒旗下综合类老年刊物

邮发代号：54-52（上半月）；54-188（下半月）

咨询电话：0931-8487858

也许您出门在外，也许您工作繁忙，也许你们久未谋面……让《老年博览》帮您给父母，给师长，给朋友送上最真挚、最关切的问候，让《老年博览》与您的牵挂一起陪伴在亲人身边。



夏日、雨水和广阔的凉爽

文 | 贾想

世界在缩小

一立夏，最快活的便是去楼下的公园，在风和野花间散步。有时，找到处长椅坐下，忽见头顶的世界高远：漫天的云，变化的光。我整个怔住，不能动弹。仿佛是第一次出世，第一次睁眼，发现了造化的不可思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大部分生活都投射在了电子屏幕上——点餐、买菜、添置衣物和家用。我们在方寸的世界里娱乐和放松，掉进短视频时代无穷的平行宇宙。

生活整个“小屏化”了。我们的“附近”——那个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社区、公园、街道、河水，以及日日更新的阳

光、雨水和空气，我们是不在意的。只要“小屏生活”没有出现问题——网没有断、手机没有坏、供电系统正常运转，我们似乎就可以永远这样妥善地活下去，点餐、囤货、游戏、沉默。

“真实”正在倒转，洞壁上的影子才是真实，而洞口的那团火光，以及洞穴之外的太阳，我们正在不相信它们的存在。

想想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吧，想想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期待是如何一次次降低，对于空间的感受是如何一天天缩小。这些年，我们对于物理空间的敏感性，已经随着“小屏生活”的泛滥而消减——四维上下，广阔、自在、冒险、可能性……世界就是这样缩小的。

栖居

我和阿晚都是在乡村长大的，直到读大学才离开那里的平原、丘陵和山谷。

乡村生活除了没有钱，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新的技术和信息，因而缺少新的知识和观念。

但很奇怪，我和阿晚来北京十年，感受到的恰恰是城市的匮乏和乡村的丰饶。

城市是人造物体系，自然的东西只是点缀；乡村是自然物体系，人造的东西只是点缀。的确，从物的数量和种类看，城市比乡村丰富千百倍。但人造物的寿命，特别是商品这种典型的人造物的寿命，是越短越好的。因为商品的意义在于交换价值，在

于不停地买卖，所以要不停地再生产。

一件不能交换的商品等于一件垃圾。在城市，虽然我们可以占有巨量的商品，但由于商品寿命的短期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不进行阶段性的“断舍离”，居所很快就会沦为垃圾场。

拥有“活着的物”，拥有“生长性的物”，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充实。而乡村这个自然世界，恰恰充满了“活着的物”：雨水、冬雪、麻雀、麦子……它们的寿命极长，不会像商品一样短暂，它们年复一年地复活、循环，直到不朽。

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他们虽然拥有的极少，但他们拥有的每一件物品——泥土、雨水、狗尾巴草……都是不朽的。他们心外无物，无比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城市过得很丰饶，内在体验却匮乏；在乡村过得匮乏，内在却富足。这是两种存在根本差异的生存形态：在城市里是“寄居”，在乡村则是“栖居”——“充满劳绩，但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有个行动派朋友，他前两年离开北京，找到河北的一个农村住下。他说：“坐在野地里，看着周边干燥的沙粒、树和花草，还有飞过去的鸟，我突然在想，这些自然存在的事物都是自由自在

的。我喜欢土地，但我其实并不热爱人类附加在土地上的东西，为那些附加物发生的争斗确实是在浪费生命。”

他说的“附加物”，让我意识到现代生活一直被隐瞒起来的“多余性”。有人认为，世界、生活、我们的日子，“从来如此”，没有办法。我想，至少泥土、雨水和狗尾巴草，不会同意他。

世界的缝隙

大学在剧社的时候，我有过一次很难忘的排练。

那天晚上来了很多陌生同学，好多人的样子我已经不记得，我们之间只有那晚的一面之缘。因为常用的活动室被占用，我把排练场地临时改到学院的一间储物室里。空间还算大，大概30平方米，靠墙凌乱地堆了一些桌椅，西面是一排透光的窗户。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剧场。

日常的热身之后，我们十几人在空间里无序地疾走。一开始开着灯，等到大家对于彼此的身体距离有了一定的熟悉和掌控，我便把灯关掉。夜色突然从西面的窗户涌进来，空间静如止水，只有大家疾走的脚步声，像芙蓉落在水上。视觉关闭之后，凭着声音、气息和对身体距离形成的感知，大家没有陷入混乱，没有发生冲撞。有的人甚至在夜色中

跳跃了起来，在窗前形成片刻的剪影、片刻的形式美。

等到所有人感到身体发热，感到疲累，我就指导大家一点点放慢脚步，同时去心里寻找一个最安宁的地方，找到之后，就在那里停下。

时间放缓了，几分钟后，每个人都如尘埃落定。有人坐在桌子上，有人倚靠在墙角，还有人直接躺了下去，以婴儿的姿态。他们各安其位，自己就是一个世界。那一刻，在这个凌乱的储物室里，他们占据的物理空间和内心的空间重合了。他们栖居在自己那里。

太美了。夜色平等地披拂在他们身上。我目睹了一场表演。

从那时起，我开始坚信，再森严的世界也有缝隙。从那个缝隙里，会钻出一颗发芽的种子，一颗美和安宁的种子。那是从乌托邦世界投递过来的种子。

后来，我们交流自己找到的那个最安宁的地方，有人是在卧室的床上，有人是在奶奶的怀里，还有人是在旷野的一棵树下。至于我，我找到的是什么呢？

是夏日，是雨水，是广阔的凉爽。

凉爽

雨水是夏日的常客。常客到访之后，世界便会凉爽——快活

的凉爽。

夏日、雨水、凉爽，三者到齐，便是我能想到的最安宁的场景了。

这样的场景有很多，比如，雨后的夏夜。骤雨初歇，大地已经没有气焰。晚饭后，我们一家三口卷上铺盖，去平房顶上纳凉。雨后的世界是洗过的世界，星空分外明亮。我们躺下，望着星河出神。那时，母亲还是年轻的妈妈，她一边用蒲扇给我驱蚊，一边教我看银汉迢迢，考我牛郎与织女的位置。父亲喜欢找夜空中巡航的飞机，红点一闪一闪，只要找到，他便会言之凿凿地告诉我：“看，这架飞机飞往青岛。”对他而言，每架飞机都飞往青岛，因为哥哥在青岛。

再比如，麦收后的傍晚。那时，每家每户的平房上都晒着新打的麦粒。但黄昏的雨说来就来，刚才还阳光普照，忽然风就凉了下來。紧接着，空气中传来木锨赶麦的摩擦声。这声音像是保卫粮食的号角。很快，村子上上下下都响起了木头和麦子碰撞的音乐。妈妈也被紧急动员起来了。她扛着木锨的身影从窗前一掠而过，着急却又欢快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快点，快点，下雨啦！”于是她赶麦，我扫麦。在雨水破门而入的最后关头，我们救回了粮食。

那天，在储物室婆娑的夜色里，我找到的场景，是雨过天晴的葡萄园。

多年前，我最得意的是家里有好几座葡萄园。所有农活里面，我最喜欢葡萄园的农活；而葡萄园的农活里，我最喜欢掐须，就是把疯长期那些不结果子的葡萄须掐掉。

夏日的疾雨最令葡萄疯狂。一旦雨过天晴，我就要飞奔到园子里掐须。如果运气好，能见到太阳的光芒穿透阴云齐齐落下，恰好照亮了园子。光影在天地之间轮转，露珠的家族虔诚地聚集在葡萄叶上。那一刻，连空气都是甜的。我忽然饿了，怀着一种原始的快乐，面向天空，把一节水灵灵的葡萄须放进嘴里。

就在这里停下吧。夜色中，我听到自己说。

于是我就停下。长久地，停在这世界的缝隙里，停在这广阔的凉爽中。🍀



早起，我穿过开始上浮的热浪，去赶开往故乡泰安的汽车。

泰山脚下的公路两边，木槿正在炽烈的阳光下怒放。一树一树紫红色的花朵，犹如光芒闪烁的精灵，点亮了大地上千篇一律的绿色。男人们摇着蒲扇坐在马路边上下棋，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打着麻将，或者坐着穿梭来往的路人。老人们一脸沧桑，嘴唇缓慢地蠕动着，不知在说些什么。只有放暑假的小孩子们风一样地穿过巷子，用尖叫和歌唱摇晃着人烟稀少的村庄。锈迹斑斑的站牌下，灰白头发的胖女人提着粗糙的编织袋，不停地探头看向车来的方向。一个少女背着大大的书包，一脸茫然地看着地上爬行的蚂蚁。她的眼睛里藏着无尽的空，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她暂时抛弃。小狗们最为自由，站在大道上冲天狂吠，随即又隐没在



曲折的街巷中。

风似乎被装入了厚重、憋闷的麻袋，云也踪迹全无。蓝色透过氤氲的热气，在天空中露出一小片身影。只有远山连绵不断，通向无尽的远方。

除了多了一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故乡，似乎还是之前四平八稳的样子。只是家门口热闹拥挤的农贸市场被关掉了，母亲便在花盆里见缝插针地种菜。今天她做的大包子中的荠菜和马蜂菜，是她在周边田地里挖的——那是别人家的田地，父母已经将自家七亩地出租给承包户耕种了。父母和在网店做客服养家糊口的弟弟一起，彻底摆脱了乡村的农耕生活。

这几天，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母亲种的爬满墙根的花草，在雨中安静、自由地生长着。邻居家的孩子在雨中放声大哭，

似乎被滚滚惊雷吓住。沿着墙壁攀爬的藤蔓仿佛暂时止住了脚步，躲闪着密集砸下的雨点。母亲没有像过去那样，将大小盆罐都搜罗出来，放在院子里盛放雨水。昔日雨水打在七八个铁盆上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响声，至今还在我的脑中盘旋。

三个孩子皆已生儿育女，完成了此生重要任务的父母，终于可以不急不躁地过凡俗日子，每日想着吃点儿什么或者喝点儿什么。“电视上的专家们说”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并不遗余力地将所学及时呈现。于是茶几上放着干了的冬瓜皮，因为专家们说，拿来泡水喝可以祛除湿气；家里没有咸菜，因为专家们说多吃盐有害健康；父亲肠胃不好，喝的茶也由绿茶改成了红茶；访谈里说某部电视剧很好，他们便立即去看，并很认真地推荐给我。

去泰山脚下走一走，我发现因为旅游业的兴盛，故乡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几年大兴民宿，几乎家家户户都改造房屋，在平房上又加盖阁楼，成为拥有五六个客房的民宿，房间价格从一百到三四百不等，房内设施完全可以满足旅行者的需求。泰山脚下风景优美，巷子里狗在轻吠，果园里鸟雀鸣叫，核桃、栗子、石榴遍地都是，节节高、荷花、满天星都开疯了，黄瓜、茄子、小葱、豆角长满了角落，小孩子们在大道上快乐地飞奔……这一切使得村子在旅游者中颇具人气。

晚间，我躺在蚊帐里，听到有蚰蚰隐匿在墙角，发出时断时续、空茫的鸣叫。我隔窗听了一会儿，猜想它定是来自童年的那只蚰蚰。天上的月亮昏黄、模糊，此时的郊野，想来定是一片漆黑。房屋与田地朦胧地交织在一起，昆虫隐匿在黑黢黢的草丛中沉沉睡去。夜色被偶尔驶过的汽车遽然荡开，随即又严丝合缝地聚拢，不露任何破绽。

没有风，一切都在寂静中出生、成长、拔节、游走、消逝。闭上眼睛，我甚至能听到植物细微的叹息、私语、争吵、和好，以及枝叶与枝叶甜蜜的亲吻与爱抚。微醺的月光透过混沌的夜空，照耀着荒原般的世界。

那一刻，远嫁草原的我，被漆黑的夜幕包裹着，安然沉入故土。💎

分享笨拙 是我的 待客之道

文 | 陈思呈



这个暑假，我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做饭。

这事儿说来话长，有几个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暑假我需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家务，而烹饪是家务里面最有创意的一项。果然，因为孩子的参与，做饭这件事变得稀奇古怪。光是麻婆豆腐这一道菜，就被我们做出了七八个版本。我们有时叫它巫婆豆腐，有时叫它麻子豆腐，有时候叫它婆妈豆腐，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出正宗的麻婆豆腐。

第二个契机就是广州太热了。

广州太热了，因而稍微凉快一点儿的晚上就让人贪恋，仿佛要抹去白昼时对太阳的怯懦，就需要在晚上来一场释放。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聚会的意向，我很喜欢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喝茶，但他们纷纷表示工夫茶不解暑。



这其实是对工夫茶的误解。工夫茶很解暑，只不过茶的解暑方式跟冰啤酒的解暑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冰啤酒的解暑是消解的“解”，茶的解暑方式就是理解、解析的“解”。

盛夏之夜，邀几个好友在家里相聚，喝着茶，直到深夜——这样的情形，总是让我觉得一切皆可感谢，让我想到曹丕所写的“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曛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北场是客厅，南馆是客房，后园就是楼下小区。甘瓜和朱李，热茶和冰啤酒，都有。



前面说到，我们把麻婆豆腐都做出七八个版本了，做菜的内涵和形式都在同时增进。

有一次，朋友老冰来我家小住了五六天。她是一个生物学家，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比如炸昆虫。她说这是很环保的吃法，因为昆虫是一种优质蛋白，在未来人类很可能会大量地食用昆虫。所以她来我家住的时候，我每天起床后就上网搜罗各种奇怪的食材，然后进行“创作”。

又有一次，我收到一本书，是朋友凡平寄来的，煌煌大卷，书名气势磅礴：《主厨的餐桌：影响烹饪历史的237道招牌菜》。

我打开书，内容更加气势磅礴。简单罗列几个菜名：意大利白烩饭配咖啡粉和潘泰里菜里亚刺山柑、贝壳潮水滩、卡尔文·克莱恩的永恒之水、十二味油封番茄……

还有一个叫“兔肉小龙虾仰望星空派”，儿子说他还以为这是某一个帮派，而不是可以吃的那种“派”。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本书放在案头，给凡平回信息：这可能会成为我家里最重要的书。

凡平回复：可以把“要”字去掉。



家宴在朋友之间蔚然成风。手巧的朋友W君会结合季节的物产来设计菜式，春席就是春天的物产，夏宴有更丰富的选择，比如黄皮鸭汤、菱角焖鸡、金不换焗花甲、夏藕酿绿豆排骨汤、荷果子……

她的家宴过于优雅，另一个朋友K不服，她要赢回一局，怎么赢呢？手写菜单。

于是，家宴之前，她先苦练书法。我们当然是看热闹不怕事大，主人们越“卷”越好，客人们就更有口福了。

这个暑假，家宴带给我太多快乐。而最快乐的那部分，可能是背后的那些东西。

多年以前，我是一个对做菜毫无概念的人，做的菜乱七八糟，不但搭配随心所欲，还经常备料不足。但那个时候，我竟然也是敢常常办家宴的。

朋友蝈蝈说，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请她吃饭，炉子上的火打开之后，我突然一击掌说，哎呀，家里没盐了。

朋友小洲说，有一次，我在家请她吃饭，吃到尾声时，我突然感慨，这一顿太素了，然后立马站起身，从冰箱里掏出一根硕大的还冒着雾气的大骨头说，我再煮个汤吧。

现在回忆起来，对于当时的我，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可能是“我邀请你，与你分享我的笨拙”。我率先表现了我的笨拙和放任，这是比菜更重要的邀请，我想邀请你，也请你分享自己的笨拙和放任。

分享笨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这种快乐不亚于展示高超的厨艺。生活也许不需要那么完美，既能欣赏高超的厨艺，也能欣赏这近乎荒诞的随意，多么好。💎



坐忘书

文 | 李丹崖

秋日的庄子祠，黄叶如雨，萧萧而下。燕子在檐下敛着足，气温有一些凉了，尤其是早间，落了些露水，已经到了“白露打枣、秋分卸梨”的季节。这样的早间，天地之间是有清气的，呼吸吐纳之间格外清爽，似喝了一杯清茶。

现如今，很多人倡导慢生活，其实，庄子才是慢生活的鼻祖。他的著作中有太多关于“慢”和“静”的内容。慢下来，自然就有安静。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的确，水在安静的时候是可以照见胡须和眉毛的，水静，更能像镜子一样照见万物，或者说，万物皆入其胸怀。

我在庄子祠安静地坐着，闭着眼睛，听秋声。落叶在空中一片片画着弧线飘落，簌簌地，嚓嚓地，刺啦刺啦——叶子不同，落地的声响也不同。有蚂蚁在叶子上疾走，静下心来，蚂蚁的脚步声也是听得见的。

我在庄子祠的院落里，听一听秋天的声场。树叶落在我的肩头，飘来秋桂的清香，万物入我胸怀，我仿佛只剩一枚躯壳，用来接纳秋天安排的一切，感知万物在秋天的况味。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样的“坐忘”，让人觉得世界的秒针被拨慢了，甚至静止了，我们在这样的慢镜头里，游走如一条秋

天的鱼。

秋天，用安静的方式，给自己营造了一座高妙的心斋。庄子借孔子之口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秋风过耳，亦走心，风入心，风也不是风了，而是化作一股气息，一张一翕之间，感受万物在季节中推进的节奏。这节奏，无疑是缓慢而沉稳的，令人看了就被这样美妙的心斋磁场吸纳进去，变成它的追随者。

朝阳初升，有一缕秋光照在我的额头上。秋高气爽，空气中的杂质似乎也少了很多。秋天过滤了夏日的燥热。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人类往往更容易醒悟很多道理。这又让人想起庄子的“朝彻”。庄子说：“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庄子期望用发呆、坐忘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情格式化，“复归于婴儿”，自然而然地淡化、遗忘一些老旧的事物，接纳、更替一些新生的事物，这就是“朝彻”。

沏一杯茶，正欲饮，一枚银杏叶落在了杯盖之中。银杏叶自由无拘地漫游于这个世界。这样的不追随、不迎合，自然而然，岂不大好。💎

「广告」



甄选传统文化精粹

鉴赏中外艺术之美

读者出版传媒旗下综合类高端刊物

入选“中国最美期刊”，荣获首届甘肃省“十佳期刊”奖

设有《文化纪事》《读画笔记》《专题》《雅玩》《食之有道》等栏目

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用心为您打造文化、艺术视觉盛宴



扫码订阅



欢迎订阅
2023年
《读者欣赏》

「邮发代号：46-256 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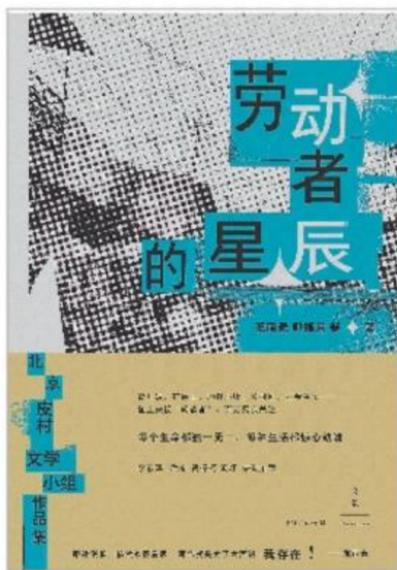


西安：长安一片月

蟠桃叔 著
类型：随笔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22年9月

本书记录了蟠桃叔在西安生活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恋。世间小景、红尘琐事、市井凡人、街头吃食，均凝聚了他对西安的一片深情。蟠桃叔一颗平常心，满口家常话，字里行间满满的地道西安味儿，逛早市，上城墙，吃泡馍，游秦岭……文字轻快幽默有趣，读罢掩卷，只觉一人一城，明明如月，这是蟠桃叔的西安城，也是你我的西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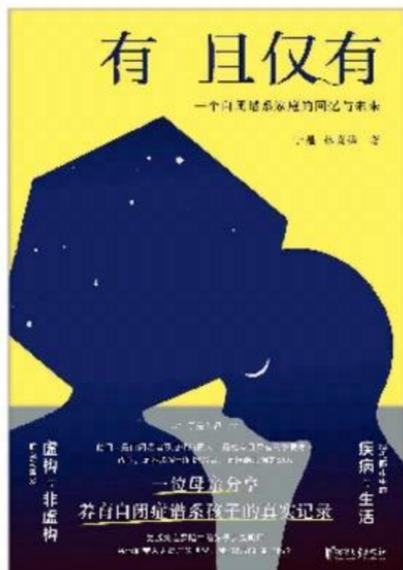
劳动者的星辰



范雨素 郭福来 等著
类型：随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育儿嫂范雨素和她身后的“皮村文学小组”随之受到广泛关注，其成员包括外卖员、小贩、保洁、布展工……他们以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角书写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有且仅有



于是 林晓桦 著
类型：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林顿4岁时，母亲林珊意识到他有自闭谱系障碍。此后，她动用全部心力，帮助林顿成长。《有且仅有》是上海作家于是以好友林晓桦养育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由虚构与非虚构两部分组成，交替讲述、相互激发，感人至深。

世界上所有的沙子



贾行家 著
类型：文化
新星出版社
2022年7月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历史和未来？怎样看待当下的生活？怎样走近艺术和文学？本书是作家贾行家日更专栏“文化参考”第一季的文本凝结，以诚恳态度、切身感觉和闲话口吻，和你进行九场自由延展的对话。这些对话，既有社会思想、历史钩沉、人物解读，也有野史八卦。你可以通过这本书，领略文学、艺术、生活的万般景象，从中汲取平静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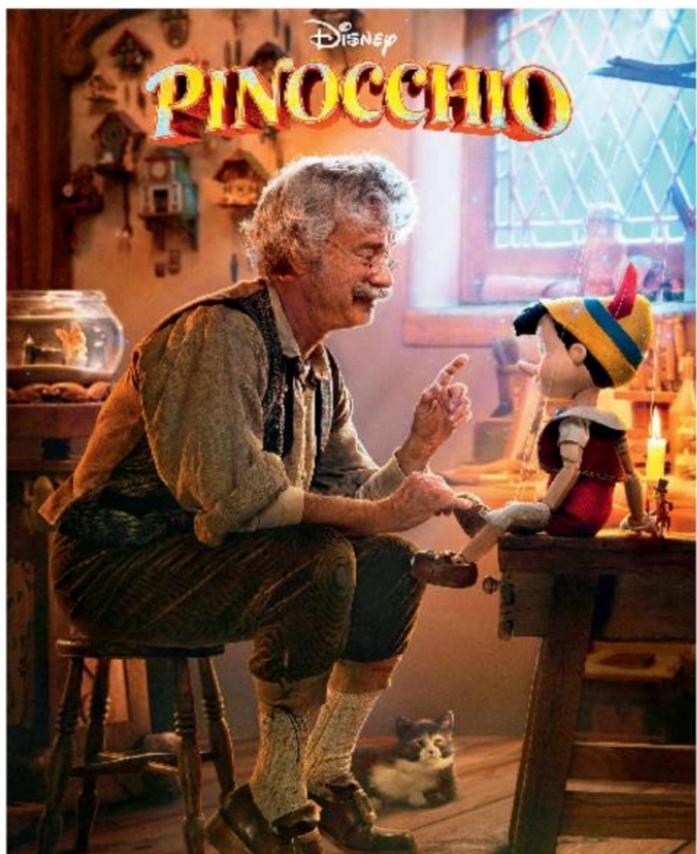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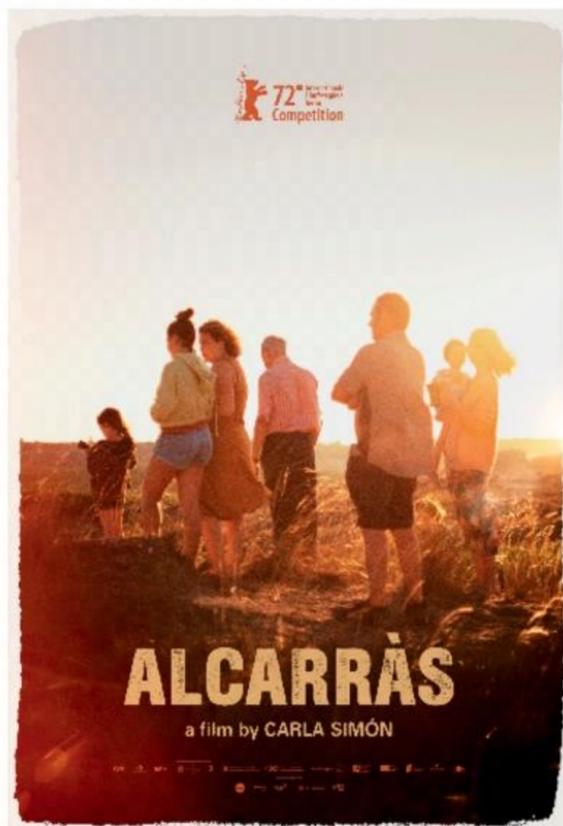
特别推荐：阿尔卡拉斯

导演：卡拉·西蒙

编剧：卡拉·西蒙 阿尔瑙·维拉罗

主演：乔迪·普约尔·多塞特 安娜·奥汀

这个发生在遥远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乡村“消亡”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农民都面临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给传统农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年轻的卡拉·西蒙在大银幕上发起一场捍卫土地的斗争，其实也是在捍卫某种或许落后但不容置疑的生存权利。



慢慢思考：匹诺曹

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

编剧：卡洛·科洛迪 西蒙·法纳比 克里斯·韦兹 罗伯特·泽米吉斯

主演：汤姆·汉克斯 本杰明·埃文·安斯沃思等

1880年，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开始创作《木偶奇遇记》，历经岁月沉淀，《木偶奇遇记》成为陪伴全世界无数孩子成长的儿童文学名著，各种演绎层出不穷。面对经典，大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也无能为力，真人版《匹诺曹》差强人意，因为技术永远只能服务于故事，选角的“创新”拯救不了全局。显然，改编仍在继续，后来者的路会有更多荆棘。

音乐：署前街少年

表演者：赵雷

幸运的是，几年前飘在大街小巷的《成都》没有让赵雷变飘，他的创作仍在持续，而且依旧用心。新专辑的名字回应了让自己走红的那张《无法长大》，那些最打动歌迷的市井生活还在赵雷的歌声里。不起眼的场景里藏着歌手的敏感，也能在某一个瞬间击中普通人。这是赵雷走不出去的署前街，他依然是那个不愿长大的少年。



撰文
阿阿

你从来拯救不了别人

文 | 叶倾城

快30岁的她突然宣布，打算与4年前分手的前男友复合。我吃惊不小。

他们都是北漂，互相扶持，很自然地走到一起。有一次，她应聘回来的路上，弄丢了装着所有证件的文件袋，急得只会哭，是他一路哄着她，陪着她往后找，终于在地铁站口找到丢失的文件袋。那一刻相依为命的暖，她永远记得。

他家穷，她真的不介意，他却耿耿于怀，终于一咬牙一跺脚，下海创业。儿女情长一时顾及不到，他告诉她：不要等我。

4年过去，男人风光过，又赔了个干净。重返北京想从头再来，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低三下四打电话给她，问能不能借住几晚。

彻夜长谈，男人时而神采飞扬，时而满面黯然，终于控制不了满眶的泪，哭倒在她掌心。巨大的疼惜涌上心头，她紧紧抱着他，撒不了手。

她说：“人难免遇到难处，我没法抛下他。”

她说得慷慨激昂，我只问她卡上还有多少现金——现在没多少了，刚替他还了一笔要紧的债。

我啼笑皆非：“你一个工薪族，自己天天挤地铁，勒紧裤腰带替人家还钱，算怎么回事儿？临危出头，要么有义务，要么有能力，没名没分没本事，这叫‘是非只因强出头’。”

没错，他落了难，像在马路上失足掉进窞井里，一刹那叫天唤地皆不应，软弱如雏鸟如稚婴，立时唤起女子心中的怜惜，那是大潮般铺天盖地的神秘力量，这力量能吞噬陆地，也能造就

新的岛屿。

手臂不够有力，不能救他出水火，就打算自己跳下井，甘作人梯，让男人踩着自己的背上去：你的银行信用卡，我来还；你的父母家人，我来照顾；你前半生的人间信誉已经破产，我来当你的天使投资人……然后呢？他一旦脱险，难免拍拍屁股就走，你又要等谁成为你的支撑？搞不好井盖合上，你的哭声再无人听见。

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与你分享，倒让你分担人仰马翻的狼狈；他曾风光得意，却向你展示脆弱；他的良辰美景，与你无关。

她急急插嘴：“我想，会在最困难时找我，是把我当作亲人。”姑娘，别自作多情——“我对他很重要”往往是一厢情愿，更严酷的真相是：也许，他对你更重要。

许多女子心里住着一个简·爱，曾被拒绝、被嫌弃、被伤害，一边接受命运一边悲伤地想：“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在小说的世界里，简·爱继承了天外来的一笔遗产，终于能以王者之尊，拯救双目失明的破产爱人。而在现实中，这只能是一个梦。

前男友满足了你的简·爱梦，把你从普通人灰蒙蒙的日子里解救出来，你俨然成为言情小说的女主角。你的大义凛然，为你周身镀上别人看不到的光环，但这光环，只能感动自己。

你从来拯救不了别人，以后也一样。💎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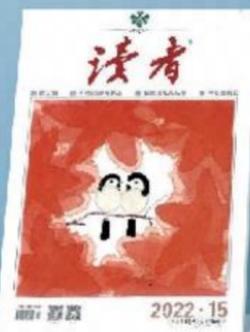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

订杂志 就上杂志铺!



2023 5折起 名刊大刊 10000+种

【多】 万种杂志一站式订阅

【快】 快递配送 不掉刊 不漏刊

【好】 名刊大刊 好杂志任选

【省】 5折起订 更实惠 省更多

【券】 百万优惠券 津贴免费领

【免】 10万册杂志免费试读

累积发行量超4.8亿册，450万会员的选择!

【订阅热线】
400-000-9191

【订阅网址】
www.zazhipu.com

百度搜索“杂志铺”

微信关注“杂志铺”

下载“杂志铺App”



码上领100元券



码上5折订阅

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祁连山冰川 保护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祁连山保护区是河西生态系统的主体，
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
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13元

惊喜价：10元